

廿
辭子

子

~~寫~~寫

給那一群在日取深日取翠的
黑夜裡，就自然從街頭，與所
依歸的孩子們

自艾爾力

薛子

子

白先勇著

放逐

一

三個月零十天以前，一個異常晴朗的下午，父親將我逐出了家門。陽光把我們那條小巷照得亮堂堂的，我打着

白先勇

大一字

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我~~回頭望，我看見父親正在我身後追趕着；他那高大的身軀，搖搖晃晃，一隻手不停的揮動他那管從前在大陸上當團長用的自衛手槍；他那一頭花白的頭髮，根根倒豎，一雙血絲滿佈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聲音，~~悲憤~~悲憤，顫抖，嗚咽的喊道：

玄田生！玄田生！

一

佈告

查本校夜間部高三下丙班學生李青於本月三日晚十一時許在本校化學實驗室內與實驗室管理員趙武勝發生淫猥行為為校警當場捕獲該生品行不端有礙校譽除記大過三次外並勒令退學以儆效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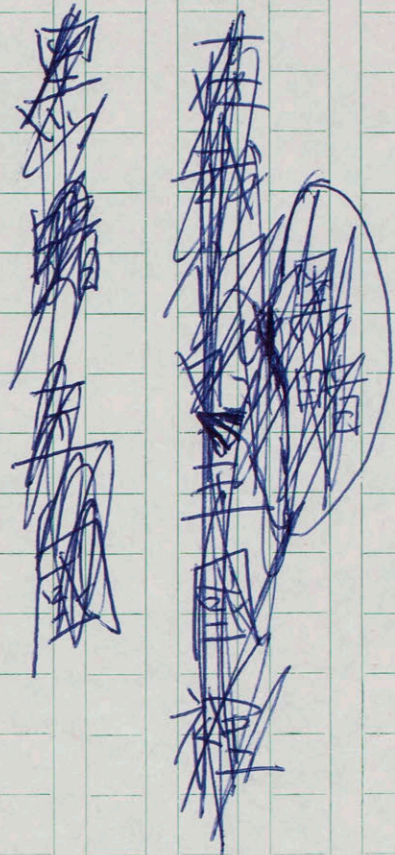
惡性重大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學校長高義天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五日

在我们的王国裡



一

在我们的王国裡，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们推荐一个元首——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

又很随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憐：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公园裡那个长了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的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麵包树，一棵棵长得鬚髮零落如棕櫚，还有靠着公园路那一排终日摇头嘆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籬，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使外面世界，暂时隔绝。然而围籬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智，在我们王国裡，却

时与时刻不为锐的感觉得到。丛林外音台那边，那笨拙的音机，经常传送过来，一些外面世界聒人听闻的消息，中庄公司那位女播音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

幸福牌

喊着：美国太空人征服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遭捕！
水肥处贪污案明日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像虎狼满布的森林中，
一群劫後餘生的麋鹿，異常恐懼的聆听着；风吹草动，
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
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櫚叢中，一旦侵襲到我們疆域裡，
我们便合不的而同，倏地一下，各奔東西，作鳥獸散。有的
竄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鑽進廁所裡，撒尿的
裝撒尿，拉屎的裝拉屎；有的逃到公園大門，那座古代陵
墓般的博物館石階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後面，在
石柱的蔭影掩蔽下，暫時獲得苟延殘喘的機會。我們那个
無政府王国，並不能給予我們任何的庇護，我們都得仰靠

自己动物的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历史曖昧，不知道是誰創立
的，也不知道何時建国，然而在我们这个極隱密，極不合
法的蕞爾小國中，這些年來，却也萌生过不少可歌可泣，
不足與外人道的滄桑~~痛~~史。我們那几位白髮蒼蒼的元老
國民，對我們提起那班班往事來，總是頗帶感傷而又不
免稍稍自傲的嘆息道：

唉，你們那裡還有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園裡那項蓮花池內曾經栽滿了紅睡
蓮的；到了夏天，~~那些~~那些睡蓮，嬌艷欲
滴，像是一盞盞在水面上的紅灯笼。可是後來不知為了甚
麼，市政府派人來，却把這一池紅蓮拔為精光，在池中起

同得

了一座八角形的亭園，也子的四角附近，也築了幾座瓦的亭台來，使我們這片原來十分原始樸素的國土，憑空增添了许多矮飾的古香古色，變得又俗艷，又妖異。我們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總是不能撫今追昔的婉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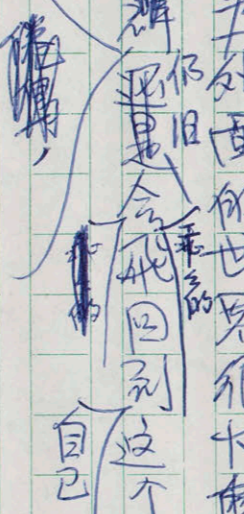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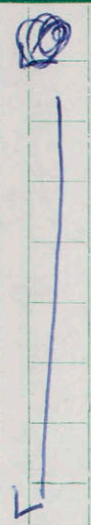
「那些蓮花，實在是美的！」

於是他們又互相道出一些我們從來沒有听过的名姓，追述起一些令人折的故事來。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前，脫離了我們的國籍，到外面世界去流浪江湖的好漢。有的早已失踪，音訊俱杳。有的夭折了，墓上已他滿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甲午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裡，突然會出現在蓮花

白野人
倉的

也畔，
裡來尋找自己失去的靈魂。於是我們那
些元老們，便笑着，半閉着眼，一面悲憤，帶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結論道：

「是這樣的，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這群老傢伙，會回到這個老窩裡來。」



昨天，台北市的氣溫，又升到了攝氏四十度。報紙上
 說，這是二十年來，最乾旱的一個夏天。整個
 八月，一滴雨水也沒下過。新公園裡的樹木，也都在冒
 煙，那些棕櫚、綠珊瑚、大王椰，一叢叢鬱鬱之蒸之，頂上
 圍著一層灰霧。公園內蓮花池周圍的水池，也階，台階上一
 道道的石欄杆，白天讓太陽晒狠了，到了夜裡，都在噴吐
 着熱氣。人站在石階上，身上給熱氣薰得暖烘烘，瘙癢麻
 的。天上黑沉沉，雲層壓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
 一團肥圓的大月亮，低之浮在椰子樹頂上，昏紅昏紅的，

如同一隻散著猩紅熱的大肉球，帶著血絲。四週沒有一點
 風，樹林子黑~~黑~~的，一棵棵靜立在那~~那~~裡。空氣又~~又~~又
 又悶，膠凝了起來一般。

因為是星期三的晚上，我們都差不多到齊了；一個挨
 著一個，站在蓮花池的台階上，靠著石欄，把池子圍得密
 密的。池子的周圍，浮滿了人頭，在黑暗中，一顆一顆，
 星過車，星過去，在繞着池子打圓圈。在黝黑的夜色裡，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浮着一枚殘忍的头顱，那邊飄着一縷
 花白的髮~~白~~，一双手睜得老大，閃着忿忿的眼睛，像
 夜貓的瞳孔，在射著精光。低之的，沙沙的，隱秘的私語，
 在各個角落，喻之~~之~~的進行着。偶然間，一古光笑，
 會唐突的迸發到~~那~~的夜空中，向四外放肆的滾跳過去。

。笑得最唐突，最老羞慚的，当然是我们的师傅杨教
 头了。杨教头穿着一身绛红的运动紧身衫，把个胖大的肚
 子，描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色运动短裤，露出
 一对冬瓜似的大肥腿，把个屁股包得紧紧的，~~在台阶~~
~~上~~好像身後掛着个大皮球。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
 上来的这~~几~~几级，忙着跟大家打招呼，一面不停的挥着手，他
 那柄一尺多长的~~大~~大纸摺扇，扇一张，便露出清~~白~~白~~的~~线条来，~~好象~~好象不~~敢~~不敢
 一个就飞风似的扫来。杨教头喘吁吁的抖着，笑着，
 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肌肉，都颤抖抖，比起很矮的没动起
 来，很孟浪，很嚣张，很有气势。杨教头把自己封为公园
 裡的总教练，他说，我们这个老窝裡，有几根草他都数得
 出，在他手裡調理出来的徒弟徒弟，少说也有一百多，~~不~~不~~下~~不下

前做

三五十個。他喜欢一隻手扶在他的肥腰，一柄大摺便指到
 我們臉上来，罵道：

你們這些~~不~~不~~長~~長~~的~~的，~~你們~~你們在公園裡出道的時候，你
 們都還穿着用禮褲呢！敢跟師傅比嗎？這屎不知香臭的小
 鬼崽子們！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嫩~~嫩衫，一條宝藍喇叭褲
 ，很俊，很帥，在公園裡，亮来亮去，非常惹目。不知
 用怎的却惹起了我們的師傅楊教头，他一把握住小玉的膀
 子，尖起鼻子，擰起嘴吧，把小玉從下到下，眼乞的打量
 了一輪，冷笑道：

你這一身的打扮，賣給誰看？敢在你的師傅面前獻寶嗎？
 你知道，~~從~~從前師傅像你所崇拜的，要獻上去唱給玉

幸福牌

裡的傅公子傅朋呢！是个有志的扇子生。現在師傅收福啦，小生唱不來，只好~~唱~~半個大花臉罷了。
 咧！你算老几？我倒要來看你，你这一身有几根骨头在骨！
 輕！

說着楊教头把把把，把小玉上下下亂捏起來，捏得小玉東閃西躲，聽了十個錯，付了二十~~錯~~饒為止。楊教头在公園裡確實是個很有历史，很有自傲的人物。他是我們的向國元老，公園裡的人，他表半相談，各人的脾氣好要，他通台揮着清台楚之。楊教头手段圓滑，能說慣道，而且背後還有几个有才有臉的人替他撐腰，所以他在公園裡很吃得開。楊教头從前在中山北路~~六條路~~几家酒吧去過經理領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了，~~見~~見向國博，路子多，

許多酒店旅館，都有他的眼线。哈囉哈囉，洋運濱的~~來文~~，他說得出一大串，多得~~我~~我，日本話也來得出口。
 他又叫他自已六條通，因為條條都通。

推說楊教头從前也是如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陸上還當過山東的地方官，跑到台灣，却開起一家吃宵夜的酒館來，楊教头便在酒館裡替他父親掌櫃。那個時候，公園裡的人都去桃源春去顧捧場，生意着實盛了一陣。
 飛揚跋扈了，惹怒了公園裡几个流氓，天天鬧到桃源春去生事，把顧客~~都~~都走了。楊教头父親一氣，便將酒館關了門。公園裡的人，至今還怀念桃源春。他們說，冬天夜裡，公園裡太冷了，大家擠到桃源春去，暖一壺~~酒~~酒，來雨碟

叫桃源春

解脫
又野服之
安全。

酒菜，~~楊~~楊教頭是桃原春，就很有得意，~~追憶道：~~外面風吹雨，
我那個桃源春麼，就是了世外桃源！~~追憶道：~~外面風吹雨，
這些鳥兒解在裡頭，~~追憶道：~~我咬，就是了千
手規音，不曉得善度多少眾生。~~追憶道：~~跑了出來，
後來楊教頭到底跟他老老鬧翻了，原因是他把他老
銀行裡的存款，娘張提走一筆。據他老說，那筆錢，他全
用在他的乾兒子原始人阿雄仔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會
耍羊癲瘋的，走着走着，業通就令倒下去，滿嘴吐着白沫
子。那次他昏在阿雄仔馬路上，一及腿讓這車撞斷了，~~楊教~~
頭花了許多錢替他治好的。阿雄仔有六呎多高，一身漆黑，
胸膛上的肌肉塊，跟鐵一樣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

大家喝醉了

那神

歌兒、情詞，實在是有的。

全

能掌一般。有時他他像棍子的跟我們鬧玩，伸出一下下
手，抱住我們，使勁一揮。他的臂力驚人，吃他抽一下，
身的骨头都~~他~~軋碎了似的，痛得我們大叫起來。阿雄仔
最好吃，我們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臉上晃一下，說：叫哥
哥哥，他便伸手來搶，叫用嘴咬，叫道：哥哥、哥哥。
其實他比我們要下十來些，恐怕都有三十了。每次出來，
他跟在楊教頭身後，手裡總是卡色山包，給着：陳皮梅、加
底子、花生酥，一面走，一往嘴裡塞，見了我們，便捧起
手裡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們每个人，他都分一食，
有時他楊教頭看不過去，便用扇子敲他一記腦袋，罵道：
你窮大方吧，回頭搞走了，看我買根雞巴給你吃！
~~阿雄仔~~阿雄仔最怕他乾着，楊教頭瞪他一眼，他便嚇得

「兒子們，
~~你們這些人~~，
 還站在這裡幹嗎？楊教頭走到我們
 堆子裡來，一把扇子朝我們笑指了一輪，喝道：「那三太
 一回头，一條一條讓三水爺~~的~~小公公~~的~~朝走了，剩下來以
 根隔夜油條，我看你們要不要？」

「況着楊教頭~~的~~一下，~~鬆~~開了把把大摺扇，~~之~~出清
 風徐來，也~~不~~驚不驚，拼命地煽动起来。原來人阿雄仔跟
 在楊教頭身後，~~就~~魁梧大物，~~登~~時~~的~~那理，好像馬戲團裡的
 大狗熊。他穿着一件亮紫~~色~~就圓領緊身衫，新新的，把他
 胸膛上的肌肉~~的~~，~~綳~~得塊塊凸起。

「雄仔，你這件~~的~~新衣裳好帥，是老龜頭送給你的
 吧？」
 阿雄

小玉伸出手去捏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的~~我們都
 笑了起來。我們想整楊教頭，便拿阿雄仔來開胃。老龜頭
 是丁六十開外的老色鬼，頸子上長滿了牛皮癬。公園裡的
 人，誰也不睬他，他只有躲在黑暗裡，趁我們不防備，猛
 伸出手來，摸我們一把。有一次，他拿了包鹽脆花生，卻
 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後楊教頭氣得發昏，揪住了老龜頭，
 打得臭死。

「你他媽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龜頭送的呀！楊教
 頭一把扇子~~的~~戳到小玉額頭上，~~噙~~道：「你那天跟那丁老
 色眼親嘴摸屁股，我直之看到了。雄仔這件衣裳嗎？你問
 向他自已看，是昨天在西門町藍天拍賣行買給他的，香
 港貨。」

「達達買給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你~~兒子，爹疼疼你，知道嗎？楊教头在阿雄仔背上拍了一个大巴掌，笑道，「阿喲，这个小霸王八蛋，原來躲在這裡——」

楊教头發現老鼠畏縮躲在小王身後，搶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他~~後捉住了老鼠的「手梗子」，碎他道：

「你們快快拿把刀來，我來把這双賊爪子剝掉！这双賊手留來做甚麼？一天到晚只會偷鸡摸狗。你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紹人給你，要你陪人家打炮，誰許你去偷人家東西的？師傅的臉都給你丟尽了！不等人家報警，我已把你这个死賊送給警察局去，狠么的修理修理。明

天我就去告你烏鴉，叫他把你的中起來打！」

「師傅——」老鼠掙扎着，愈急叫道，「一張瘦黃的小三角臉，扭曲得变了怪相。」

「呸——」楊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你不是元講情，烏鴉老早捉取你了。鋼絲鞭的滋味你還記得嗎？」

「~~進來~~

~~楊教头朝前推了推了~~

~~你來替我給~~

~~那~~

楊教头笑着，~~他~~給了老鼠兩記耳光，打得老鼠

的头暈過來，暈過去。然而又用扇柄戳了老鼠兩下，發头的才帶着阿雄化，長扮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節奏的

幸福牌

旧动着。

你为甚麽偷人家的东西？小玉问道。

那个死郎，~~我~~讲好~~三~~百槐，只偷~~三~~老子~~三~~四百。我不过

拿了他一枝~~三~~鋼筆~~三~~，甚麽~~三~~稀奇！老鼠~~三~~撒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

约，你甚麽时候又~~三~~强~~三~~了？~~三~~百~~三~~槐~~三~~？小玉~~三~~詫~~三~~異~~三~~道。

老鼠~~三~~訕~~三~~訕~~三~~的~~三~~咧~~三~~嘴~~三~~，~~三~~怛~~三~~怛~~三~~了~~三~~半~~三~~天~~三~~，才~~三~~吞~~三~~吐~~三~~道~~三~~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三~~细~~三~~瘦~~三~~的~~三~~手~~三~~臂~~三~~，~~三~~撸~~三~~起~~三~~袖~~三~~子~~三~~，~~三~~露~~三~~出~~三~~了~~三~~他~~三~~的~~三~~膀~~三~~子~~三~~来。我们都~~三~~湊~~三~~近~~三~~去~~三~~看~~三~~，~~三~~好~~三~~好~~三~~看~~三~~着~~三~~石~~三~~径~~三~~。

那边射过来的~~三~~萤~~三~~光~~三~~灯~~三~~，我们~~三~~看~~三~~见~~三~~老~~三~~鼠~~三~~那~~三~~青~~三~~瘦~~三~~的~~三~~膀~~三~~上~~三~~，~~三~~冒~~三~~着~~三~~三~~三~~个~~三~~乌~~三~~黑~~三~~的~~三~~泡~~三~~痕~~三~~。

嗑~~三~~！这是甚麽？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三~~触~~三~~雷~~三~~般~~三~~跳~~三~~了~~三~~起~~三~~来~~三~~，~~三~~别~~三~~碰~~三~~，~~三~~如~~三~~痛~~三~~，~~三~~是~~三~~火~~三~~泡~~三~~。

子——那个死郎用~~三~~香~~三~~相~~三~~头~~三~~撞~~三~~的~~三~~！

你这个~~三~~该~~三~~死~~三~~的~~三~~贱~~三~~东~~三~~西~~三~~，你~~三~~又~~三~~搞~~三~~这~~三~~一~~三~~套~~三~~！小玉~~三~~指~~三~~着~~三~~老~~三~~鼠~~三~~。

鼻子~~三~~未~~三~~道~~三~~道~~三~~，~~三~~总~~三~~有~~三~~一~~三~~天~~三~~你~~三~~撞~~三~~见~~三~~鬼~~三~~，~~三~~把~~三~~你~~三~~剥~~三~~成~~三~~肉~~三~~饼~~三~~吃~~三~~掉~~三~~！

老鼠~~三~~嘿~~三~~嘿~~三~~傻~~三~~笑~~三~~了~~三~~两~~三~~声~~三~~，~~三~~呲~~三~~着~~三~~他~~三~~那~~三~~一~~三~~口~~三~~焦~~三~~黄~~三~~的~~三~~牙~~三~~齿~~三~~。

小玉~~三~~，~~三~~老~~三~~鼠~~三~~低~~三~~声~~三~~叫~~三~~道~~三~~，~~三~~你~~三~~去~~三~~帮~~三~~天~~三~~向~~三~~师~~三~~傅~~三~~请~~三~~一~~三~~温~~三~~，~~三~~千~~三~~莫~~三~~。

别~~三~~告~~三~~诉~~三~~乌~~三~~鸦~~三~~你~~三~~也~~三~~不~~三~~如~~三~~？

我~~三~~替~~三~~你~~三~~去~~三~~讲~~三~~情~~三~~，~~三~~你~~三~~怎~~三~~麽~~三~~谢~~三~~我~~三~~？~~三~~请~~三~~我~~三~~看~~三~~新~~三~~南~~三~~阳~~三~~柳~~三~~。

吧，小玉~~三~~揪~~三~~了~~三~~一~~三~~下~~三~~老~~三~~鼠~~三~~的~~三~~耳~~三~~朵~~三~~，~~三~~你~~三~~这~~三~~个~~三~~小~~三~~贼~~三~~，~~三~~以~~三~~后~~三~~偷~~三~~了~~三~~

东~~三~~西~~三~~，~~三~~别~~三~~忘~~三~~了~~三~~跟~~三~~我~~三~~分~~三~~。~~三~~鼠~~三~~。

没~~三~~有~~三~~问~~三~~题~~三~~！老鼠~~三~~咧~~三~~嘴~~三~~笑~~三~~道~~三~~，~~三~~他~~三~~低~~三~~下~~三~~头~~三~~去~~三~~，~~三~~抬~~三~~起~~三~~手~~三~~臂~~三~~。

，瞅着他自己手臂上那个瘡疤，好像很感臭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會兒，回來向老鼠道：

師傅，暫且饒了你這條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嚴辦！雖之你那付德性，我對烏鴉，便嚇得屁滾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甚麼？是他那个東西特別大，把你的魂嚇走了，還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來，老鼠也跟着我們笑得吱吱叫。烏鴉是老鼠的弟兄，老鼠這，他從小便沒了爹娘，是在烏鴉家裡長大的。烏鴉在江中樓晚香玉當保鏢，脾氣凶暴得不得了。老鼠住在那裡，整天他^{心裏}着打脚踢，像了小女隸一般。元心向老鼠為甚麼不跑出來。老鼠聳之肩，又講不出甚麼道理，他這他從小跟烏鴉跟慣了。有一次，老鼠偷了

一个客人的一隻手錶，警察找到烏鴉家，烏鴉把老鼠捆了起來，一根三尺長的鋼絲鞭，在老鼠背上狠之抽了几下，打得老鼠汗欠伸不直腰。見了元心，尙起背，是扯着臉，笑得一付怪模樣。

高青，小玉在元耳邊叫了一下，悄之扯了元一把衣服。我跟着他，走下台階，鑽進那叢松樹林裡去。

拜把，拜把，小玉抓住元的手臂，興奮的央求道：「怎麼樣？又要我帮你圓謊了？你說你怎麼請元吃？」

笑道，回頭老周求我，你就說元阿母生病，回三重鎮去

「算了，」我摇摇头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有病，他还信了。」
「管他信不信！小玉在禁道，」我又不假思索地。想得很他吵吵闹闹！」

老周是小玉的乾爹，两个人好么么的也有一年多。老周在中和乡闹了一家梁纹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一隻精工錶。小玉戴着那隻精工表到处晃给人看，说道：「是老周买的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嘿，道：老周对我还不错，就是醋心重，吃不消！」老周要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他一个礼拜三、四天。小玉要自由，喜欢出来打野，两个人志志

之物了，这个吵架。

「这又是個甚麼新产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你千萬替我保密，是个革命！」

「嘿，拜革命乾爹了！」

「師傅告诉我，是从東京来的，是本省人，据说还长得

很神气呢！」我这就到~~那里~~_{小福家}去见他去了。

小玉拉着，蹦蹦跳跳的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

头向我叫道：

「老周那姓，千萬拜托！」

树林子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上

已经给叮起好几个泡了。我抓着手往外走去，突然觉得

有一隻手搭到我的膀上。

誰？

我嚇了一跳，猛回轉身去，却看見吳敏那張臉，正從
眼前中，好像一張飄在空中的白紙一般。

是你吓，甚麼時候出院的？

今天下午，吳敏的聲音微弱，顫抖。

你这个傢伙，出來了也不告訴我一句話！

我扯是來找你們的，剛才志氣告訴我，你和小玉到這
裡來了。

我朝着蓮花池那邊走去，吳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央求道：

不要到那邊去好嗎？人那麼多。

我回轉身，往博物館那邊走去，小徑兩旁的螢光

鮮紅的

路燈，紫色的燈光照在吳敏臉上，白像塗了一層蠟一般，

慘白慘白，一染血色也沒有。他那张原來十分清秀的面龐

，兩腮全削了下去，一双烏黑靈活的大眼睛，坑得深之的

。他舉起手，去揩額上的汗，我感覺他左腕上，仍緊緊繫着

一圈紗布繃帶，好像戴着一隻白手錶一般。那天吳敏貼在

病床醫院急診室裡，左手腕上，劃下了兩寸長的一道刀

痕，肌肉都翻出來了，流得一身血。吳敏沒錢，交不出

保證金，醫院不肯幫他輸血。幸虧我和小玉去醫院及時趕到

，一個人輸了五百CC的血給他，才保住了一條性命。

他見了我們，兩隻失神的大眼睛，瞪圓了，嘴也張了半

天，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小玉却氣得蹦蹦跳，叫道：

~~你媽的~~，這種下作東西，為甚麼不去跳樓？摔死不乾

你媽的

脆脆：「还要老子来输血！」

吴敏割腕的前一天，还到公园裡来，见到我们，对我

说道：

阿青，元不想活了。

他说得，~~我~~我们都以为他在说笑话。小玉吐

了一泡口水，说道：

你去死！你去死！你死了我来替你烧纸钱！

那晚他真的用把刀片，把手腕子

~~割得鲜血淋漓。~~割得鲜

血淋漓。

阿青——吴敏颤抖的叫了一声，我们在博物馆后

上，背着^靠瓜子坐了下来。

嗯！~~我~~我望着他。

你记得吴敏给我讲过，吴敏一直低着头，我一天都没有

忘东西了。

我伸手到裤袋裡掏了半天，掏出了三张皱巴巴带着汗

臭的松圆钞票来，递了给他。

这是这点了。

过两天再还给你吧，吴敏低声说道。

吴敏，我挥了挥手，你没钱，为甚麽不向解傅去讨？

不好意思再向他用词了，吴敏苦笑了一下，住校的

还是他教的，~~再~~再给他。

这次解傅大方，我吹了一下口哨，到底你是他

我答应他，以後一定要报答他的。

是快乐

幸福牌

(24x25)

最心爱的
的徒兒。

爹吧！

你下来去！

果的乾麼了，那隻佛着白帆布的于一直在刺她，半晌，他突的跳上我的肩道：

阿青，那天你到張先生家，到底見到張先生沒有？他對你說甚麼來着？

吳敏到院那天下午，我到敦化南路去武新村去找張先生。從前吳敏住在張先生家，我到張先生家找過他一次，~~他~~吳敏正跪在地板上，揪着一塊抹布，在擦地板。他打着赤膊，一双足，一头的汗。他看見我非常高興，從冰箱裡拿了一瓶蘋果西打來請我喝。他跪在地板上，一面奮力擦，一面~~說~~跟我聊天。他從他實在喜歡張先生那家，住在~~那~~這很舒服。

夜這裡

我「~~一~~」輩~~子~~跟着張先生也是願的，吳敏仰起面笑道：他臉緋紅，汗淋淋的。

那天我到張先生家，張先生正坐在客廳~~裡~~沙發上~~坐~~，~~他~~着脚，在看電視。他只穿着一條~~藍~~藍個睡褲，軟着一双~~鞋~~。拖鞋。東間的~~是~~黃勤快，我們都叫他黃精怪。黃精怪長得蒼眉大眼，精壯粗黑，~~但是~~一把帶印的甜得象蜜糖。我們的師傅楊叔頭，~~有~~有一

次對他說：
精怪，你那把帶那麼甜，樹上那隻八哥，你去挖苦我供下來。

張先生，你這副客廳裡叫張先生坐道，吳敏自殺了。

張先生起初吃了一驚，問道：
人呢？誰了呀？

他在台大醫院，手腕割開了，正在輸血。

哦——

張先生舒了一口氣，卻轉过头去，看電視去了。電視上

正放着群星合唱，青山和婉曲正在作着情人的姿態，念着
唱着歌：

菠蘿甜蜜蜜

菠蘿就象你

~~我~~

這環境也變了過來，一屁股坐在張先生旁邊，一隻脚
却踩在沙發上，兩個人好像同時都給青山和婉曲的歌吸引

住了，看着電視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和婉曲唱着婉

曲，踏着情人的步伐，踏着復古，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張

先生才悠悠記了起來，轉過頭來，問道：

吳敏自殺，你來找我幹甚麼？

張先生大約回十上下，在一家貿易行裡當經理。他

是個很英俊的男人，鼻梁修挺修挺的，頭髮梳得一丝不苟

，鬚腳微帶一抹花白。可是他和張劇團的團長，右邊

嘴角拖着一條深痕，好像一途掛着一抹冷笑的。吳

敏輸着血的時候，死耳根下，微弱的央求：無論如何要我

去救張先生，請他到醫院去看他一次。可是我望着張先生

嘴角那抹近乎殘忍的冷笑，由耳間說一句話也送不出來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寄在这里，你顺便带回去吧。」张先生说着，朝蒲蒲推了推，「下手，你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蒲蒲怪异地跳下沙发，跑到裡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一包几件发了黄的或一团的旧衣裤，还有一两件褪了色的印花衬衫。蒲蒲怪地把那包旧衣裳朝我手里一塞，翻了一翻，把那对大金鱼缸，满脸得意。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包旧衣服拿出来，只朝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我总不是呆在家里，一天都没有自己乱出来过。家裡天天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张先生的脾气不太好，可是我从来也不

敢向罪他。前几天我不合情，常常挨张先生的骂，后来我拼命看金碧。有一天，张先生笑着对我说：「小呆，你的笔迹跟那峨嵋的差不多。」我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张先生喜欢起来了。那晚得他那天与原文故技了一顿脾气，气得我马上搬走，一天都不许留。我又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做梦也没想到他会那样无情。阿青，你那天到底跟着张

先生没有？他还跟我生气吗？——
吴敏的吉音突然从暗处传来，和颤之的，她急急又急，听得人心烦。她向前，张先生带着那抹亮眼的冷笑，又为我在衣服前了一般，我扭扭地打断吴敏的匆匆道：

我见着他了，他跟蒲蒲推两个人在电视前坐着，一块儿看电视，看群星的会。

幸

幸福牌

「哦——」吳敏含糊地嘆了一口氣，半晌，他立起身來，對我說道：「我先走了，我去買東西吃。」

吳敏走下石階，他那张白紙一樣的脸，在黑暗裡，飄泊着。

回到蓮花池那邊，已是午夜時分。播音台的播音器已經言言寂風，公園裡的遊人早已散去。這是我們的王國，忽然黑暗中，~~我~~整了涼規了出來。蓮花池畔的台階上，三三兩兩，~~我~~一木~~我~~踏得~~我~~噼噼啪啪，要索蕙張。帶裡呼之~~我~~，留著~~我~~。在亭子那邊，我們那位~~我~~用國之動感公，正拖着蹣跚的步子，~~我~~哀寂他的問道：~~我~~有

小調。

新鮮的孩子嗎？盛公年已老老，而且~~我~~背脊裏著嚴重的風濕。他找孩子，只是陪他~~我~~個夜，唱~~我~~技酒罷了。因為盛公最怕寂寞，晚上~~我~~告眼，他說他只要看上一張斗書的臉，~~我~~那~~我~~的~~我~~，就如~~我~~服了一劑安眠藥。盛公是~~我~~電影公司的董事長，~~我~~還~~我~~過~~我~~張賺錢的文藝~~我~~愛情影片。可是盛公却無限感嘆的對我們說道：「孩子們，你們那裡懂？青春才是~~我~~世上最寶貴的東西~~我~~哪！那個尾隨在老鼠後面，氣吁吁的抖着三耗子精，耗子精，的，是聚寶盆的十司~~我~~體~~我~~，~~我~~虛司務休重兩百零五磅，笑起來，~~我~~像一尊~~我~~喜佛。他對老鼠有偏愛，他說：「老鼠嘛，我就喜歡他那一身瘦骨头！~~我~~像~~我~~鴨~~我~~如~~我~~鴨，愈~~我~~愈有~~我~~！~~我~~他~~我~~尼~~我~~樹~~我~~林~~我~~邊，掩~~我~~之~~我~~藏~~我~~之，不敢拋頭露面的，是一

一般

幸福牌

自言自語，
這些我們不
懂的話！

No. 21
群臣家子才的野性，那些還來不及脫去到服的是外島回
來，到台此度做的~~乾~~兵士兵，還有三重鎮到公園來打秋風
的小夥計；還有~~人~~臟科的~~醫生~~；還有一位軍法官，還有
曾任~~任~~得皮紫現在已經弄了頭路~~路~~與克任常戴着一頂巴黎
帽的~~台~~活明星；還有~~窮~~得~~窮~~險山川~~專門~~畫裸體美少年的~~國~~
老國家，老國家常~~之~~，~~嘆~~惜道：「肉體，肉體~~什麼~~！
只有藝術，只有藝術才能常存！當然，當然，還有我們~~那~~
那位~~位~~最老，~~歷~~盡滄桑的老園丁亦老，亦老，~~一~~個人意
志的~~企~~立在那棵綠珊瑚下面，白髮白眉，睜着他那雙老眼
看~~着~~他的眼睛~~悲~~悶的~~眼~~睜着公園裡這一群青春鳥，在午
夜的黑暗裡，盲目的，危險的，向外飛撲。那老喜歡收集

相鏡

我們的照片，吹成了一本，~~取名~~青春鳥集，他把~~我~~編成八
十七號，叫我小蒼鷹。

在我們這~~個~~黑暗~~的~~王國裡，我們沒有尊卑，~~也~~沒有
貴賤，不分老少，不分強弱，我們共有的，是一具具給
慾望焚得~~劇~~痛的軀體，一顆顆~~在~~~~哀~~哀~~的~~瘋~~狂~~的~~心~~。

這一顆顆寂寞的心，到了午夜，便如同一群衝破了牢籠的
野獸，張牙舞爪，開始~~狂~~狂的~~獵~~獵起~~來~~。在那團昏紅的月
亮照耀下，我們如同一群癩病的患者，一個踏着一個的

影子，開始狂熱的追逐，繞着那蓮花池，無休無止，輪迴
下去，追逐我們那~~个~~巨大~~的~~~~夢~~的~~夢~~。

在~~那~~黑暗中，我也如同中了催眠術一般，自由已，如
入了~~那~~行列，繞着蓮花池，一圈一圈不停的~~轉~~轉着。思

幸

幸福牌

暗中，我看見那一只只寂寞、渴望、恐懼、慾念^多得
 發出了^悲苦的眼睛，像螢火蟲一般，~~在黑暗中~~互相追逐着
 。即使在又濶又黑的深夜裡，我也敏感的覺得到，其中
 有一對眼睛，每次跟我打照面，就如閃雨團大星子，落到
 我的面上，灼得人直疼。我感到不安，我感到心悸，可是
 我却無法迴避那雙眼睛。那雙炯炯的眼睛，是那樣的執着
 ，那樣的急切，好像拚命在向我探索，向我乞求甚麼似的
 。他是一個身材高瘦的陌生人，在公園裡我從未見過他。
 去也，不礙事的，我們的師傅教頭突然死後湊
 近我耳根下道：「我看他跟你一夜了。」
 那個陌生人已經走下台階，站在石徑的一棵大王柳下
 ，面朝着我這邊，高高的矗立在那裡，靜靜的，然而却吐

公園路

吐這人的在那兒等待着。陌生人，我們都盡量逃避，以免
 發生危險。有一次，老鼠搭錯了線，撞見了一個便衣警察
 ，當場給揪進四分局，狠狠的修理了一頓。我們總要等天
 們的師傅教頭鑑定認可後，方才胆跟去。因為教頭經
 驗老道，看人不會看眼。我走下台階，~~一步~~步到那條
 通往大門的石徑上，我經過那個陌生人面前，裝做沒有看
 見他，逕自往大門走去，我聽見他跟在我身後的腳步，踏
 在碎石上，嘩啦啦的响着。我走出公園大門，一直往
 前走去，走到台大醫院那邊，~~已~~沒有人跡的一條巷口
 下面，才停下腳步，等候着那個陌生人，走到我身邊。
 在路燈下，我才看清楚，他比我高出一個頭來，
 總有六呎以上了，一身嶙峋的瘦骨，一根根往外撐起，他

幸福牌

身上那件深藍的襯衫，好像是備在一批骨架上似的。他那長方形的臉上，~~額~~^額高聳，兩眼深削下去，鼻樑挺拔，額頭寬闊，兩道~~眉~~^眉的骨毛往上飛揚，一頭烏黑的頭髮，蓬鬆鬆的飛翹起來。他大約三十多歲的模樣，輪廓原應該是十分英俊的，可是不知怎的，他那一身的~~肌肉~~^{肌肉}都乾枯了，瘦得只剩下一層皮包骨，只有他那那及深深下陷，異常奇特的眼睛，却像原始森林中~~兩團~~^{兩團}熊熊燃燒的野火，一盞急切~~的~~^的跳躍着，在尋找甚麼似的。

你跟我回家好嗎？他站在我身邊，舌音低~~低~~^低，迫切。

不，我們到旅館去，我堅持道。我們從來不肯與那跟陌生人回家的，因為怕有~~的~~^的。

附近的旅館嗎？

這裡的旅館危險，有~~的~~^的警察——我們到圓環去。

瑶台旅社二五号房的窗户外，正对首圆环那边的闹市。人语笑声一阵一阵浪头似的捲过来，碎碎响响的木枝，如急风一般，到处响着。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地响起，又破又哑，夜市有人在叫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菜那些花，贾虹招牌，红丝绿绿的便闪过。房中燥热更甚，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转动着，风一吹过来，又是温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又停的在淌着汗。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闪灼灼，晶莹莹的眼睛，

像两团黑火，在我身上滚来滚去，急切地在搜索，在寻求。他仰躺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一下身子，他那光秃秃的手肘碰到我的背上，我竟感到一阵痛楚赶快挪动了一下身子。

~~痛极了~~
他问道。

没關係，我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友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着，白像两根钉子一般，我的手只剩下两根硬骨头，有时能撞着自己也甚疼。

你几岁了，小力？十八。他侧过头来自我道。

十八。

~~Remember~~

↓

No.

25A

我猜对了，你最多不过十八。爱，十八岁的孩子。从前我像你那么大，手膀子也跟你的一样，笨之笨之，都是肌肉疙瘩。你信不信，小刀？

我信，我含糊地道。

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寸月的光景，魏的间，可是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他嘿嘿的笑着，两声，他的声音，从黑暗中来，悠远，飘忽，白像是从一个穴底，深深的，丝丝的冒出来似的。

草夕在午夜，在黑暗中，在一间阴湿的旅棧阁楼，一个铺破旧的友人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瞪着眼睛，陌生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在一起。陡然间，一阵本

能的衝动，我们会把心底最秘密，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倾吐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毫无顾忌的将我们那颗赤露裸之心，掏出来，血淋淋的捧在手上，彼此观赏片刻。有一次跟我到烟台旅行社去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醉了，嘟嘟囔囔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这他的口卡卡对他很好，他却偏之不能爱他。他爱的是他们学校篮球队的队长。那个篮球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手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叫他发狂。他帮他提球鞋，拿运动衣，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不敢接近他的身体。等到毕业，他

一直

時 幸福牌

No. 25B

們學校最後一次球賽，他知道，~~那個~~那個孩子畢業以後，他再也無法跟~~他~~那個孩子親近了。可是那天球賽~~的~~，~~大家~~大家情緒緊張，那個學生隊長却偏~~之~~因為跟他起了衝突，他一陣暴怒，出手便打了那個孩子一下耳光，打得他坐倒地上去。他不知道為甚會那樣失去控制，多少年~~他~~他想接觸，想撫摸，想擁抱那個孩子一下，然他卻把那個孩子臉上打出了五條紅印來。那五條紅印像烙痕一般，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個體育老師，從前說着，一個心乃彪形大漢，竟鳴~~之~~的哭泣了起來，哭得人心驚肉跳。那天下着雨，雨水在玻璃上不停的敲着，把對面院牆玉照過來的霓虹~~打~~打影混得紅之綠之，模糊一片。

他心中萬分痛惜。

幸福牌

(24×25)

Kenzie ↓

而此時，我已有了幾十年內的心事，在書中表明。這目的，
 是為了寫下這一切。在寫這一切之前，我已寫過一篇，
 其名為「你」。那篇書寫了「你」這一個字，以及「你」
 這一個字所代表的一切。在寫這一篇之前，我已寫過一篇，
 名為「你」。那篇書寫了「你」這一個字，以及「你」這一個字
 所代表的一切。在寫這一篇之前，我已寫過一篇，名為「你」。
 那篇書寫了「你」這一個字，以及「你」這一個字所代表的一切。
 在寫這一篇之前，我已寫過一篇，名為「你」。那篇書寫了「你」
 這一個字，以及「你」這一個字所代表的一切。在寫這一篇之前，
 我已寫過一篇，名為「你」。那篇書寫了「你」這一個字，以及「你」
 這一個字所代表的一切。在寫這一篇之前，我已寫過一篇，名為「你」。
 那篇書寫了「你」這一個字，以及「你」這一個字所代表的一切。

No. 26

知？
 你從信義路一直下去就到了，六張犁墳場在山上。
 哦，你從信義路改嗎？台北的街道改得真鬼，我
 有十年沒回來，通之不認識了。前天夜裡，我才從美國
 回來，走到南京東路巷子裡，我們從松棟考房子，我簡直不
 敢相信，前後左右都是高樓大廈。從前那是一塊稻田。
 因裡有這些甚麼東西，你好好看看。
 稻子，我沒。
 当然，当然，他擦著一隻瘦骨嶙峋的手，笑了起來，
 就是這白鷺鷥，小刀。從前台北路邊田裡頭都是鷺鷥，走
 過去，飛起白翎翎的一片。在美國這麼多年，我却從來沒
 有見過一隻白鷺鷥。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不應有的。

幸福牌

白鷺，野鴨子，就是沒有白鸛鷺。可是這次回來，台北的鷺鷥也不見了。

你是美國留學生，我剛看到那根寬皮帶，那白銅環有鴉卵那麼大，就覺得有真材實料，那種寬皮帶，今年很少見。

我不是去留學——他嘆了一口氣，我是去逃亡的。

十年前，我父親從香港替我買了一張假護照，把我送到台灣，那隻船叫白鶴丸，我還是得。

他猛吸了兩口煙，沉默了半晌，才悠悠的說道：

我父親臨走時對我說：你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回來。

他的方言，在黑暗中，好像從老遠老遠的地方飄過來似的。

小中，你知道嗎？我的護照上有一個怪名字：

Stephen Ng。廣東人把笑唸成恩，所以那些美國人都從寫字

子眼裡叫我恩恩恩。

說着他自己笑起來，我覺得很滑稽，也笑了。

其實，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氣，王爺才是我的

名字。你的名字叫甚麼，小中？

我從疑起來，對面生人，我們從來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劉雲怕，小中，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們

是同路人。從前在美國，我也從不告訴別人自己的真姓名

接送護照
是一條就
不知為甚麼
我父親會給
我取這樣
一個名字。

。可是现在不要紧了，想回到公心，我又变成王龍了

。Stephen Ng！那是一个多麼可笑的名字呢？

Stephen Ng 死了，于就^{甘變}又活了回来，你就叫王龍^就吧！

他那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灿烂^{甘變}的火花。

我姓李，我^{甘變}是^{甘變}的^{甘變}，他们叫我阿青。

阿青，这个名字很动听。

你在美国旧金山吗？我试^{甘變}探着问道，我们公园裡有^{甘變}

~~一个厨子，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裡去做大厨师，写信回来说，旧金山街~~

~~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甘變}没有去过旧金山，她^{甘變}叹了一口气，坐起

身把烟屁股扔到床头的痰盂裡，她^{甘變}将双手枕到腮後，仰卧在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变得飘忽起来，~~让~~那扇^{甘變}窗^{甘變}风^{甘變}的^{甘變}冷^{甘變}得^{甘變}回^{甘變}处^{甘變}迴^{甘變}荡^{甘變}，纽约全是一

些二十层楼的摩天大楼，船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甘變}住在^{甘變}纽约^{甘變}那^{甘變}些^{甘變}摩天^{甘變}楼^{甘變}下面^{甘變}，躲了十年。常常只能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甘變}听说过^{甘變}吗？

纽约也有公园吗？

我们的

怎麼没有？中央公园比新公园要大几十倍，几十倍

，就在纽约市中心，黑得像一潭死水。公园裡有好多

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像迷宫一般，半天

也转不出来。天一黑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

。裡面苗生过多次謀殺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挂在一棵树上，还有一个小孩，一个年青的孩子，身上戳了~~三~~三刀——

他说着乾笑了两声，长嘆了一口气道：

「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裡，又有我们这种人麼？」我悄声问道。

「哦，才多吃！我上了岸，~~那~~三天晚上，~~那~~在公园裡

去了。就在那个露天音乐台後面的一个树林裡，一群人，

把我抓了进去，我数不清，总有七八个吧。有几个是黑人

，我摸到他们的头，头髮好像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

他们的吉音在黑暗中咻咻的喘着，好像一群毛茸茸的鼠

狼，在分争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

那闪闪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

，他们才密密的警覺起来，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

一个又老又醜的黑人，~~他~~跪在地上，抖瑟的伸出手来

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眼睛都

张不开眼了——他把一双瘦瘦的像釘~~起~~似的长手~~伸~~伸

伸到空中，抓了兩下，一夜工夫，我总觉得手上~~的~~肉

，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骨~~之~~仁~~之~~，一块块的伤斑。那个

夏天，我~~跟~~跟那些美国佬~~一~~样，也~~被~~被~~了~~起来，~~一~~瘋得~~更~~更

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像头皮屑，一块块的掉落，~~就~~就

像那些麻瘋病人一般，可是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

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刺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

得鲜血淋漓——

「噢，为甚麽呢？」我禁不住问道，他讲得那自在，白像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之，你还真没有感觉。」

「不疼的嘛。」

「一点也不疼，我只闻到血腥味。」

「噢！我突然觉得身上汗毛张开了，风扇从来没有这么热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嚇得大叫，~~是~~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吗，阿青？」

「没有。」

「疯人院裡也很有意思的。」

「怎麽会？」

「疯人院裡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吗？」我笑道，「年青起来。」

「我住的那家疯人院在赫兹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

「那天，我坐在窗口看帆船。头顶记得，有一个叫大卫的男护士，长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髮，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眸。」

「他起码有六呎五，疯人院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

「他拿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下去，我猛一把抓住他的手，按在我的胸膛上，叫道：『我的女，我的女呢？』」

「心不见了！你一定误会我要向他施暴，用棉布法一把将我搬到床上去。你猜为甚麽？我懂的是中文，他不懂！」

「说着，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已过了。中央公园裡，树上的」

葉子都掉得精光。我買了一包麵包屑，在公園裡餵了一天的鴿子——

他突然沉默起來，我側頭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一双閃閃的眼睛，碧藍藍的浮在那裡。床頭那架風扇仍舊乾乾的擺動着，可是我背上濕漉漉的都是汗水。窗外圓環夜市那邊，人聲車聲，又沸沸揚揚的滾了過來。響亮的海狗丸的破喇叭，吹得份外起勁。可是不知怎的，那搖白牆的一隻喇叭，却偏偏的吹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極溫柔的童謠，我們小時侯，常聽得的，現在讓這隻破喇叭喇叭以清脆的啾啾之，听着又滑稽，又有一股說不出的淒酸。

那些蓮花呢，阿青？

「甚麼？」我吃了一驚，沉默了半天，他的聲音又幽幽的從黑暗中冒了起來。

「我是說公園裡那些蓮花，都到那裡去了？」

「噢，那些蓮花麼？據說市政府派人去拔光的。」

「唉，可惜了。」

「听说那些蓮花很好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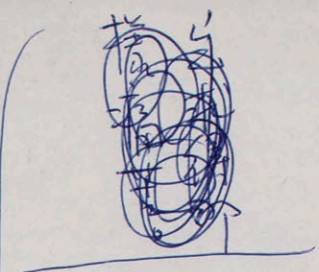
「新公園是全世界最醜的公園，他笑道，只有那些蓮花是美的。」

「据说还是紅蓮，粉馬？」

「對了，鮮紅鮮紅的。有一次，我摘了一朵，放在一個

人的手裡，從前蓮花開了以後，教最多的時候，有八

十九朵。有一次，我摘了一朵，放在一個人的手掌心，



他捧着那朵红睡莲，好像捧着一团火一样。那时候，他就

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

忽间我，我感觉到那舒舒轻之的耙耙似的手，光滑的手指，

伸到我的头髮裡，~~耙耙起来~~耙耙起来，~~耙耙起来~~耙耙起来，~~耙耙起来~~耙耙起来。

~~他~~他如野犬一般地跳着，~~那~~那那样强

烈的乞求。~~我~~我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惶恐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我坐了起来，~~这~~这道。



呵，你不能在这里过夜，~~你~~你看见我在穿衣裤，失声

的问道。

~~我~~我得回去。

麼

明天我可以遇见你，~~而~~而看？

明天我有的，~~我~~我说，~~我~~我依下身去，~~我~~我带，~~我~~我

~~我~~我不知道我为甚搬这个家，~~我~~我虽有约会，可是

明天，至少明天我不愿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

那双眼睛像一星在向我要甚麽东西，~~要~~要得那麽狡猾，

那麽痛苦。

那麽，~~我~~我甚麽时候再遇见你呢？

反正我们今夜在公园碰面，~~我~~我一直蹲在地上，~~我~~我

他却把那一堆钞票，塞到我的裤袋裡，~~我~~我拿别人的

钱，觉得理所当然，~~我~~我不知怎的，~~我~~我拿他钱，~~我~~我却感到

不安。

用不了这麽多，~~我~~我含糊道。

我只有这一桌，他终于手抱歉的道歉，刚回来，
 还没有去换钱。

谢之你，王先生

我头也不回，一口气跑下了舞台，社部思漆之，咯吱
 咯吱响的楼梯。跑出那条湿漉漉臭烘烘，站了个
 戴了一斗玉兰花银押髮的老鸨的坟墓，投到圆环那片
 喧嚷拥挤，到处挂满鱿鱼、乌贼，以及由臆之的猪
 头肉的中市。我站在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
 一排油淋淋金爽爽的蒜油鸭，感到一阵猛烈的飢
 饿袭来。我向老板要了半隻又肥又大的蒜油鸭，又索了
 一盞热腾腾的当归鸡汤，嚼嚼嚼，一口气先把那盞带了
 热味的鸡汤，直灌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头上的汗

流下来

水，洗一般凉了下來。我也不去擦拭，兩隻手，一隻扯了
 一隻肥肥的。一隻扯了一隻翅膀，便啃了起來，一陣工夫
 半隻鴨只剩下堆骨头，連鴨腦子也吹走了。我的肚子
 鼓得脹之的，可是又覺得我的胃像個小底大筒一般，
 總也填不滿似的。我又向老板要了一磅炒米粉，噍噍噍
 噍，像風掃殘葉，也掃得一根不剩，估賬下來，一共五百
 五十五。我掏出那捲鈔票，五張一百元的，從來沒有人
 給过我那麼多錢。

蘇州圓環，我漫步回到蘇州街住的地方。中山北路
 上已經沒有甚麼行人，一路靜蕩蕩的，都是紫亮紫亮的螢
 光灯。我独自一人独自走在行人道上，那打打鐵釘的回
 音，敲得人行道上叮叮噠噠，噠噠，噠噠，敲着空空的回

幸福牌

响。我把裤带解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衫裤扯到裤子外面，
 把子都打向，路上也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
 衫的得抖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之一震，我感到一阵沉
 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襖

我猛地驚坐起來，所見自己叫道。滿地耀眼的陽光，已是中午時分，房中熱氣騰騰。背上的汗水，一條條流下來，好像許多根毛虫在上面爬動一般。擦一擦汗，床上的草蓆印着一大塊陰濕的汗跡，又是一個火烈的大熱天。我跟小玉合租的這間房間，是三夾板隔出來的，只有六個榻榻米大，除了一張床，兩隻竹筒椅子，甚麼都不下了。因為朝西，一到下午，太陽兇狠的晒進來，房裡就燒蒸籠，熱得人頭暈氣喘。

四

弟娃

我坐在床上，半感到一陣剛睡醒的暈眩，喉頭乾得用了裂一般。窗外傳來一陣女人的尖笑聲，大概錦世德那些吧女都玩得跑到巷子裡調笑去了。巷子裡的酒吧以及上市，收音機却開得大大的，一陣狂舞的爵士樂，像浪頭般，在巷子裡凶湧着。我昏昏的記了起來，剛才朦朧間，我真的看見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頭，穿著他的童軍制服，有肩帶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張雪白的娃娃臉，他笑嘻嘻的伸出手來，對我說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歲，我送了一隻口琴給他，是在功學社買的，蝴蝶牌，一百七十塊——花了元半个月的送報錢。弟娃愛不釋手，上學他插在褲子後面口袋裡，晚上

他便放在枕頭底下，睡到~~天~~^林上，這常之厚出來吹兩下。向
 頭中姓只會吹單音，後來我教他吹札舌，他一學便會，吹
 得~~比~~^比我還要~~利~~^利。那時候學校裡正在教「踏雪尋梅」，中娃天
 天回家便吹這首歌。有時我們上了床，熄了燈，中娃又把
 口琴掏出來，鑽進被窩裡，蒙起頭吹，口琴聲從被窩裡透
 出來，向得呼呼嗚嗚的，十分滑稽。有一次，把父親吵醒
 了，他氣沖沖跑進來，一把將中娃被窩掀開，中娃怕挨
 揍，趕緊雙手抱住頭，縮成一團。父親看着，竟笑了。那
 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見父親那張蒼紋滿佈嚴峻的臉上，綻
 向那樣一抹慈藹的笑容。我跳下床，從床底那隻竹籃就
 子裡，掙出了我送給中娃的那管蝴蝶牌口琴來。幾個月後
 有擦拭，口琴的白銅皮上起了黃斑。我放到口邊，

隨便吹了兩下，聲音還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寒雷味了。
 我從家裡跑出來時，這管口琴，是我身上唯一帶着的東西
 。
 三個多月了，這是我第一次想起中娃來。這三個多月
 是一連串沒有記憶的日子。白天，我們到處潛伏着，像
 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分蜷縮在自己的洞穴裡。直到黑夜
 來臨，我們才甦醒過來，在黑暗的保護下，~~如~~^如一群蝙蝠
 蝠，開始在台北市的夜空中飛躍起來。在公園裡，我們的
 像一群受了禁制的~~鬼~~^鬼，在蓮花池的台階上，繞着圈
 之，在跳着祭舞似的，瘋狂的互相追逐着，直到深夜，在
 到~~天~~^天晨。我們逃到南陽街，一窩蜂鑽進南陽電影院裡，
 在那散着腥臊的冷氣中，我們伸出八爪魚似的手爪，在電

日影院的後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體。我們躲過西門町霓虹灯的射殺，溜進中華商場上中下各層那些凶惡的公廁中，我們用眼神，用手勢，用脚步，畫出各種神秘的暗号，來連結我們的目路人。我們在萬華，我們在圓環，我們在三水街，我們在中山北路——我們詭譎的穿過一條條冒着穢臭的死巷，閃入一間間黝暗腐朽日據時代殘留下來的客棧裡。直到夜真的深了，直到路上的行人絕了跡，我們才一个个從各個角落裡，他回到大鏡上東。到了這時，這些空虛的街道，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我們手裡捏着一疊沁着汗水的新台幣，在黎明的前一刻，拖着我們流乾了精液的自傳，放肆的，良蕩的，虛脫的，憂步走回各自的利穴中去。

這三個多月來，我的腦袋裡，一直是空空的。好像有人將我的去蓋揭開，把我的大腦一下子挖走了一般，一呆思念，一呆感覺也沒有了。中娃，我竟沒有去想過他。可是剛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頭，離得我那麼近，伸出手來，向我說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記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冰涼的。就像那晚一樣，父親先去睡覺了，我一个人坐在中娃身邊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個寒噤。我們在他身體下面墊了許多塊磚頭一般大的乾冰，那些乾冰一直在冒冷煙，中娃睡在上面，她同睡在霧中一般。在市立殯儀館，他們把他裝進了一付小棺材裡。他的小棺材茂茂的，像隻木箱。我趁他們不備，溜進了停屍間去，掀開了中娃的棺材

的髮指還沒有拆去。

「小玉回來過嗎？」我問道。

「問你呀，那小玻璃，昨晚又跑到那裡去了？」麗月

也斜着眼睛睇着我，笑嘻嘻的，出來，你老实招來吧，阿

哥，昨晚你釣到大魚沒有？」

「還有飯？」我不理會麗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錢，還沒還清，還想吃飯嗎？」麗月

向我伸出手來。

「先還你一百，這總可以了吧。我從褲袋裡掏出一張一百元的

鈔票來，麗月一把搶了過去，小聲道：

「快去張吧，早上做的稀飯都飽啦。」

我跟着麗月走到她隔壁房去，麗月跟我們房間只隔着

蓋，中娃十分倚仗的臥在裡頭，他們替他化了裝，在他那
張雪白的娃之臉上塗了紅之胭脂。他們把他的右手放在
胸前，他的肩膀都給擠得拱縮了起來。中娃看着白臉在
裝睡一樣，滿面調皮滑稽，白臉隨時都忍不住要笑出來
的樣子。我們如中娃運到墳場去，几个抬棺材的脚佬，手
担脚，棺材從車上放下來，東碰西撞，棺材頭撞在車門上
，砰砰响。我一陣暴怒，走過去，猛推了一個脚佬一把
，喝道：

「輕些，知道嗎？」

還不起來，日頭晒屁股了，麗月探頭進來笑道，她只

穿了如單三角褲，披着一件粉紅綢子的短袖睡衣，一頭

一層三夾板的牆壁。從前她那个美國大兵情人強尼和她同居的時候，她把我們這間房佈置成一間小客廳。強尼拋下她回美國後，她便分租給小玉，只收他四百塊一個月，還讓他搭中飯。小玉沒老回後，常之不回來住，他便叫我搬了進來，分租他一半租錢。

新月是小玉的表姐，她很疼小玉，常之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新月性格很棒，而且風騷，在紐約吧裡大紅特紅，那些美國正都叫她「心」。新月喜歡用手~~揉~~^揉她那兩團大奶子，一面一搖，很自負而又不屑的說道：「怕甚麼？老娘有的本錢！有時候她有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著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十大私強尼生的那个小雜種小強尼趕到我們房間來，要我們看顧。那个小雜種是个小可愛，一身

雪白的娃娃肉，綠瑩瑩的眼珠，却是一頭烏黑且微鬆的頭髮。新月本來把她的雜種仔丟給了孤兒院，後來給小玉，又去把他接了回來。~~那個強尼~~~~是個雜種~~~~的兒子~~。新月沒，那个小雜種的老爸，是个很漂亮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張他穿了一身雪白海軍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雙眼睛花么的，風么流么的模樣。新月跟他同居了一年，供他吃，供他住，還替他生了一个小雜種，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國去了。只來~~過~~^寄三封信，寄了二十塊美金來給小強尼買聖誕禮物，新月与可奈何的嘆道：「美国島，那裡有良心？」不過~~她~~她不恨他，她說他來了，她還~~願~~^願意跟他睡覺。

街情，有戲而吃！

我看見丽月房中飯桌上擺着一碟酸菜炒魷魚片，一飯白稀飯。

「丽月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紫棠潤涼的膀子。」

「少拍老娘馬屁，丽月坐到我對面問道，我問你，小玉昨晚又去那裡打野食？」

「人家找到華僑莊後啦，是從東京來的！」

「伊娘，」丽月咕咕的發笑了起來，「那个小玻璃專愛吃」

「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來的華僑，用中華料理的。」

「玉」玉仍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几个月的櫻花夢！昨天半夜裡老

周還找了我。我替他撒謊，說他回三重鎮去了。老周一付

氣極敗壞的模樣，跟我訴苦，講上海話：「一個小赤佬，一

哈！

「透了！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給小玉買了一隻那工錶，一千二百塊，」

「自動的，還有日曆。」

「我看到了，」小玉戴在手上亮來亮去，很得意，「丽

月笑嘆道，誰教老周愛上這麼个皮心肝的琉璃化兒，管

他倒雷！」

「阿母，」阿巴桑帶着小強尼走了進來，那个小雜種一看

到他母親，便搖晃着他那兩隻白胖的小膀子，笑嘻嘻的衝

到他母親恆裡叫道。丽月把小強尼抱了起來，剝開他的

「褲襠，」在他那胖屁股上咬了一口，恨道：

「你这个小雜種，小赤弄，你歪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個大胖子，他上樓半天還喘不過氣來，臉

上的汗，滴之嗒之的。她把手裡一對紅蜡燭，四五半元宝，一。~~個~~^下疊錢紙，擱到案子上，便一五一十的跟兩月算起。

來。我猛然才想起，今天是七月十五，中元節。

你給誰燒冥錢？我問兩月道。

總我那个死鬼阿母呀！兩月嘆道。她提起一串元宝來，窸之窸之的响，她在做時候，天天向我討錢。死了，夢裡頭，還是我討錢。不燒給她，我害怕，怕她哭。

兩月姐，你分一半元宝給我，我給錢給你，我掏出了二十塊錢來遞給兩月。

你又燒給誰啦？兩月詫異道。

我燒給阿中。

他也向你要錢嗎？

他向我要口琴，我沒道，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日了，口琴？兩月哈哈的大笑了起來，分了一半元宝給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賣的吧？人家說，下面跟我们這裡一樣，甚麼都有。那裡一定也有許多酒吧，我死翹翹了，就到下面去當吧女去。要不然，越打越死那麼多美國兵，怎麼辦呀？

兩月笑得亂是起來，兩團大奶子跳彈彈的，她指着我叫道：

玻璃鬼！玻璃鬼！你和我玉仔死了，一定也會變成玻璃鬼。你活着是甚麼貨，死了也是甚麼貨。改也改不了。

我把兩半元宝拿回房中，擱衣床上，如後到操房沖

中了一个冷水澡，把頭髮也洗乾淨了，換上了一套新買的衣服，一條深藍達克龍的喇叭褲，一件套頭藍條子的緊身衫。臨走時，我把那管蝴蝶牌的口琴，插到後面褲兜裡。我走過麗月房門口，麗月吹了一聲口哨，叫道：「這一身打扮，又去~~哪~~找郎客去啦！」

我頭也沒回，跑下樓梯，闖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像都覆蓋了白色冒煙的滾滾一般，空氣執得在內內顫動。我~~也~~掏出了我那付寬邊架雲的墨鏡來戴上，這付眼鏡是一個客人遺留在~~那~~旅館裡的五斗櫃上的，我收了起來，摺為包有。白天在人群裡，我原戴上這付寬邊墨鏡，把臉遮去一半，這樣，即使碰見熟人，可~~也~~以裝~~也~~沒看見，躲過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車，坐到尾車的最後一排角落裡去。汽車裡很熱，剛洗完澡，一坐下來，一身又濕透了。我要乘到西門町去，然後轉車到南機場去。母親就住在南機場那邊。有五年多，沒有見到母親了。我得到她最後的消息，是她在南機場跟一個用地下茶室的男人同居了。那還是中娃告訴我的，他曾經到南機場去看過母親一次。母親帶他到西門町一條就去吃蒸餃，兩個人吃了三籠。可是^{後來}母親却吩咐他：我們以後沒有事，不要再去找她。這次中娃去世，母親並不知道。我一直想去告訴她，~~沒有去成~~。不知~~自己~~的，總沒有去成。大概許多年沒~~跟~~母親見過面，怕見了大家尷尬，沒有話說。

想到母親，想到中娃，我又不禁想起我們那才七零八

No. 43

落，破敗不堪的定來。

幸福牌

(24 × 25)

我們家^的在龍江街，龍江街二十~~八~~八巷的巷子底裡。就如中國地圖上~~靠~~靠近西伯利亞邊陲^{特模}龍江那塊不毛之地一樣，龍江街這一帶，也是~~是~~台北市的^{特模}邊疆地區。充軍之列這裡來的，都是一些貧寒的小戶人家。我們那~~條~~條巷子裡，大多是一些不足輕重的公家單位中下級~~隊~~隊員的宿舍。兩排木板平房，一棟棟舊得發黑，木板上~~雷~~雷斑斑，~~窗~~窗戶窗瓦簷通之破爛了，像一群襤褸的乞丐，拱肩縮背，擠在一堆。左邊才一棟是秦參謀家，一扇大門能抵風抵掉，一直沒有補上。他家~~看~~看帶~~口~~口，缺了一颗門牙似的。

秦參謀~~喜~~喜吹坐在大門~~缺~~缺的一張矮凳上，~~自~~自手裡^抱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他~~他自己~~這~~這他唱的是麒麟童麒麟派，嗓子沙啞得患了重傷風一般。去年他中了風，臉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奮力的唱着~~道~~道~~道~~道~~道~~道，很蒼涼的在喊：欺窮人——。他一張嘴，下巴像掉下來似的，一臉痛苦不堪的神情。右邊才一棟住着蕭隊長和黃副隊長兩家，蕭太太和黃太太吵了十幾年的架，因為兩家共用一個廚房。蕭太太在深夜裡，從她們廚房中傳出來一~~聲~~聲有板有眼的砧板聲。案、案、案的刀聲，配着尖厲的詛咒，在寒風中，听得人^{心驚肉跳}。蕭太太是大塊頭，聲音宏亮，總是佔上風。黃太太却乾瘦得像隻縮了水的黃瓜，一逢~~瘦~~瘦帶着~~眼~~眼，滿眼汪汪，滿面憔悴，好像~~就~~就蕭太太~~以~~以為永世不

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之傳出末，都是怨声。我记得，那麽些年，我们那条巷子的像從來沒有安寧过。这边哭声刚落，那边~~就~~以喝骂又凶凶地揚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條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它一种特殊的~~臭味~~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其荒凉。巷子兩側的陽溝，常年都塞滿了腐爛的菜头、破布、竹篾、冒鏽的铁罐头，一溝濃濁的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鬱之蒸之，一股强烈的~~穢~~穢氣，便冲了上来。在巷子裡~~迴~~迴蕩蕩。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內容更是複雜，常在堆積如山的穢物上，會赫然躺着一隻肚子鼓得~~脹~~腫脹的死貓，裹着眼睛吐着白沫，不知是誰家毒死的，仍在那裡，慢之開始腐化，上面聚滿了綠虫。

之一顆之指头上的紅頭蒼蠅，人走過，嗡地一下都飛了起來，這是死貓灰黑的屍身上，便露出一窩白蟻之在爬動的相素。巷子是黃泥地，一場大雨，即刻變成一片泥濘，滑漉漉的，我們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腳上裹滿了泥漿，然後又把帶泥之的泥漿帶到屋子裡去。如果天氣久旱，風一刮，整條巷子便飛沙走石起來。這是一家之破缺的牆头擠出來的竹蒿上，那些破得絲之縷之的尿布、三角褲、床單、枕头^管在黃濛濛之的風沙中，便要常常被風的招翻起來。

這條死巷巷底，那棟最破、最舊、最陰暗的~~舊~~舊屋，便是我們的家。前年夏西能風过境，把我們的屋頂掀走了一角。我跟父親用一塊黑色的大油布鋪在漏洞上，這屋~~就~~起來

上面压了許多紅磚頭。雨下得大，屋內還是會漏的，於是
 鐵桶、面盆、有時連接盆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
 不歇，屋內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們的房子特矮，陽光
 射不~~進~~^透來，屋內的水泥地分外潮湿，~~連~~^連是汗流浹背的像
 一汪濕漉漉的在出汗一樣，整個屋子終年都在靜~~之~~^之的，黝~~之~~^之
 的，皮着霉，綠的、黃的、黑的，一塊塊的霉斑，從牆腳下
 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們的衣服，~~乾~~^乾
 是帶着一股辛辣噁鼻子的霉味，怎麼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親卻說，我們能夠弄到那樣一棟房子，已經是
 萬幸了。民國三十八年，父親那~~个~~^个兵團在大別山和八路軍
 交戰，被團圍了一個多禮拜，救兵趕不到，父親被俘虜了
 。後來逃脫，來到公~~度~~^度，~~革~~^革去了軍籍。幸虧父親一個舊日

的老战友黃子偉黃外長，帶了一個人情，才讓父親暫時棲
 住在這棟~~目~~^目矮小破爛的宿舍裡。差不多每個星期天，父
 親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黃子偉叔之家裡去，去的時候，總是
 拎着一瓶紅露酒，一包鹽脆花生，然後和黃叔之兩人對坐
 着，用水碗子裝酒，你碗我一碗的猛灌，嘴裡的花生米嚼
 得嘎嘣嘎嘣。父親本來就是一個剛毅木訥，不善言辭的人
 ，喝了酒，更加一句話也沒有了。他默~~之~~^之的坐在那裡，一
 臉紫脹，兩眼通红，一直換到太陽下去，屋內黑了，父親
 才立起身來，乾咳一聲，說道：

「呢，不早了——」

「在這裡吃飯吧，黃叔之也立起身來。」

「改天再來。」

父親也不等黃叔之回話，便踏着他那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誇張的挺着，頭高揚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張了口的舊軍靴，踏在地上，發出拍達拍達空洞的响声。

推說父親從前打日本人是立過功勳的——這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他講到長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間会变得滔滔不絕，操着他那濃濁的四川土腔，夾七夾八，口齒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們半懂不懂的詞來。他那張磨得灰敗，~~紋~~佈的臉上，那一刻，倏地閃起一片驕傲無比的光采。父親說，那一仗下來，長沙城外那條河河水染得通紅，他那柄馬刀，砍日本人的頭砍得刀鋒~~物~~了起來。他房中案頭上有一張全身戎裝的照片，綁着斜皮帶，穿着長~~統~~馬靴，手

裡捧着一頂穿了几个彈孔的日軍之盔，臉上露着勝利的得意。那張照片，便是在長沙~~郊~~野戰場上拍的，地上七橫八豎都躺滿了士兵的屍屍。那~~時~~父親剛升團長，並且還受了勳。父親的床頭掛着一隻小小的紅木箱，箱子用一把銅鎖鎖住，箱子裡便珍藏着父親那枚二等寶鼎勳章。在我放學前，~~青~~德~~中~~中學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親把我召進他房中，那重其事的~~轉~~扭他床頭那隻紅木箱擰到桌案上，小心翼翼的將箱子打開，裡面擱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紅銅鍍金勳章，中間嵌着藍白兩色玻璃磁的寶石。鍍金已經發烏了，花紋縫裡全面剝落的地方，沁出了亮亮銅綠來。繫在頂角的那條紅藍白三色綵帶，也都泛了黃。父親指著那枚舊勳章對我說道：

阿青，我要你牢記住：你父親是受過動的。
 我受得那枚勳章很白看，便伸手去拿，父親將我的手
 一把擋開，皺起眉头說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貼在褲縫上，父親才拿起那枚
 章，別在我的學生制服衣襟上。然後他也立了正，一聲
 口令喝道：
 敬礼！

我不由自主，趕忙將手舉到額上，向父親行了一个舉
 手礼。我差不多架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親板着脸，面色
 嚴肅，便拼命忍住。父親說，等我高中畢業，便正式
 將那枚寶鼎勳章傳授給我。他一心希望，我畢業的時候，

~~保送~~鳳山陸軍官學校，繼承他的志願。

父親做了一輩子的軍人，除了衝鋒陷陣以外，別無
 所長，我事十分困難。是靠貴長之的面子，
 才擠進了一家公私合營的信用合作社，掛了一名顧問的
 職，月薪三十台幣。在機關裡，他連張辦公桌也沒有，
 其實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親每天仍舊穿着他那
 套唯一一套這像樣的藏青綢緞中山裝，手臂下來着一隻鹿
 得玲了白拉鍊，足能拉滿一半的公事皮包，跑出跑進，踏
 着他那僵硬的軍人步伐，風塵僕僕的去趕公共汽車。父親
 跟我的目標，通之斷絕了來往。有一次，有兩個父親的
 老部下，到我們家來探望他，父親穿着內褲躲進了廁所裡
 隔著門外孔情急命令道：

「快去告訴他們，不在家！」

就在我們那間悶死潮溼，終年發着霉的客廳裡，父親頑強的坐在他那張磨得田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鏡，在客廳裡那盞昏黯的灯下，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在翻閱他那本起了毛脫了線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三國演義」。有一年台北地震，我們區頂的磚瓦震落了如塊塊，我們都嚇得跑到巷子裡去。等我們回返家中，却發現父親仍舊坐在那端着在客廳的竹椅上，手裡兀自捏住他那本「三國演義」，他头上那盞吊灯，亮得像鐘擺一般，來回擺盪着。

父親獨自在客廳裡研究天下必合，必合必合必合的道

裡時，母親便一個人在客廳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彎着腰，在撿那些堆積如山多窮多乏的床单衣裳。因為貼補家用，母親每天都去攪攪一大坩別人的床单衣裳來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穢衣裏，~~衣~~裏，弓着背，拚命的撿，奮力的洗，兩隻手在肥皂水里，一洗洗得仁通仁的。她蹲在地上，撿起裙子，露出^{烏黑}一及青白的小腿來，一頭長髮禁成一副大馬尾，拖在身後。有時候，母親一面撿洗，一面一個人念情的哼着台灣小調，搖着搖着，她念它如揚起面，舞着眉頭，~~故~~唱了起來。

啊——
啊——
被人放~~的~~的小城市——寂寞孤單影

她的青春光細，~~漂~~漂漂，顛抖之的一聲奮揚起來，

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裡那个台語悲且白蒼唱得
要叫人心酸。

母親的自世和來歷是十分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園
鄉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
幸虧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許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
鐮刀飛过去，把她額头上削去了一块皮，於是她便逃了
出來，跑到中壢，在十一軍團軍營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
女招待來。那段日子，母親的行為大概不甚檢點，經常跟
十一軍團那些軍爺們製造事件。有一次，兩個少尉軍官為
她爭風吃醋，动起武來，險些出了人命案了。事情鬧大了
，母親在中壢立不住脚，才到台北來幫人做下女。黃媽之
恆厚時，請了母親臨時幫忙，就是那樣，便跟父親搭上了

。那年父親四十五，母親才十九歲。黃媽之提起這件事，
總搗起嘴吧笑：

我是叫你們阿母送仁蛋去的，誰知你們阿爸仁蛋留下
，連人也留了下來！

母親年青時，大約的確是一個很有風情的女人。她長
得自段嬌巧，細細的腰肢，一头豐盛的長髮，烏亮亮樣正
里嫩子披到背上來。她那張雪白的娃娃臉，一小撮帶兒，
嘴角翹起的，滿帶着稚氣，看起來，好像是一个恹也長不
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
一双烏亮的眼子裡，却一蓬閃爍得好像兩隻受了驚的小鹿
一般，東躲西藏，走過了彷徨疑懼。有時候，她會露出眉
头一額，一双大眼睛會像兩團大火般燃燒起來，好像

心中一腔怨毒都莫着了似的。

母親站在他父親身邊，只到他的肩膀。兩個人走在街上，父親昂頭挺胸，得意洋洋，大步大步的跨着，母親跟在他身後，碎步追趕，不住的兩邊張望。那樣一個蒼老灰敗，滿頭白髮倒豎的大男人，身後却跟着一個怯弱、驚惶不定的小女子——他們兩人，是武廟巷子中，一對極不相稱，走在了一起，令人竊笑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親大概也曾擔憂過母親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親在門口跟一個賣菜的小夥子周章笑，她拿一根蘿蔔去敲那小夥子的做裸的胸膛，那個小夥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親的脖子，父親恰巧撞見了，回家以後，也不箇言，倏地從門背後抽出一把藤鞭子，嗖

、嗖、嗖在母親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親跌倒在地，她細小的身軀縮成一團，兩隻肩膀顫抖的抽搐着，一雙雪白的小腿，不斷的在蹬踏。她躺在地上的那付樣子，使我想起了我們過年時宰殺的一隻小母鴨，喉頭割斷了，~~那鴨子~~鴨子，鴨子，兩隻鴨爪，不斷在蹬踏着，在做垂死的掙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沾染了鮮紅的血漬。母親躺在地，並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臉青紫，小嘴緊閉，緊閉着。她那雙大眼睛，望着父親，好像要跳了出來似的。才二十，母親沒有起，~~起~~父親回家時，却帶一包花紙包着的盒子，往在父親頭一塞，急急匆匆便走了出去。

古圍的紅芍藥。母親爬下，~~將~~將新衣裳擡上，~~在~~在鏡子面

前左顧右盼起來。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項上，卻添了兩條手指粗的鞭痕，橫斜在那裡，青紅青紅的浮腫起來，像兩條蛇，~~白~~蠕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歲的那年，有一天，母親忽然失踪了。她帶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帶走了父親買給她的那條花裙子。她跟了山東寶歌舞團裡一個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參加了他們那個歌舞團，~~她~~巡迴表演去了。山東寶歌舞團的宿舍，本來住紮在長春路。母親牽着去領他們團長的衣服回來時。有一次，我住過他們宿舍，窺見母親正跟那團員們混在一起，在唱~~歌~~。那小喇叭手，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穿了一身白絲紅的制服，胸前兩排金色銅扣，袖子上兩道寬寬的金邊，他正戴着一頂白色金邊的

帽子，露着兩片淺黑油亮的髮髻來。他右手捧着一管閃閃爍爍的銅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異乎尋常。母親夾在一夥女團員中間，一齊~~唱~~嘖嘖的在唱望春風。她手上也戴着一頂白色金邊的男式帽子，我從未有看見她笑得那般開心過。

母親出走的那個晚上，父親掙着他從前衣大腔上這團長用的那管自衛手槍，虛惘的揮揮着，跑了出去，~~手~~聲軟下去，散掉那對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來，卻醉得連路都走不穩了。他把我叫去，~~叫~~呼喚，訓了一大頓，我們不甚明瞭的活，講到後來，他自己却失聲痛哭起來，他那張~~臉~~位齒佈仄敗蒼老，的臉上，滴水縱橫——那是我所見過最恐怖，最悲慘的~~一~~張~~臉~~。把娃嚇得~~一~~哭，我却感到全

怖
張

幸福牌

身的汗毛都張開了，寒凜凜。

母親出志，我似乎並沒有感到特別難過。大概因為母親對我從小就嫌惡，使我不對她只有畏懼，沒有依戀。母親生我的時候，毛脫難產，子宮崩血，差點送掉性命。因此，她一口咬定是我前世的冤孽，求投胎向她討命的。她常用大拇指來搓平我的額頭，對我說道：『黑仔，莫要皺眉頭，小孩子額頭上有皺紋，要不得，犯凶的。』

母親叫黑仔，叫中娃白仔。我長得像父親，中娃卻跟母親脫了形。一身雪白，一張娃娃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好像是從母親那裡借來的。可是卻沒有母親那粗野的怨毒，他的兩隻大眼睛，一盞眼已瞎了。他像在憨笑似的。

高大黝黑

母親說，她懷着中娃時，夢見了送子观音。中娃是观音她特地送給她的，所以長得跟她那模樣。她親自給中娃縫了一套大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給他戴了一隻鍍銀的白銅項圈，項圈上掛着十二生肖的鈴鐺。中娃出生的一刻，那些就亂飛的鈴鐺便叮叮噹噹的响了起來。於是母親大笑，一把便將中娃抱入懷中，從他頭頂一直親到他那雙胖嘟嘟圓滾滾的小腮上，數得中娃扎手舞腳，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親在天井裡替中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塊檀香皂，把中娃一身都擦遍了。白肥皂泡，她坐在木盆邊，倚着背，一頭烏黑的長髮，隨之的旋轉到腦後，她一面掬起水，灑到中娃那白白的胖乎乎的身上。

幸福牌

一面柔柔的呼着六月茉莉。中娃院，中娃也笑，他们俩母子清脆悦耳的笑声，衣巾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迴荡着。等到中娃进屋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中娃笑嘻嘻的向我伸出手的即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脖子，在他那白嫩的~~嫩~~的娃~~的~~肉上，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中娃~~醒~~醒~~来~~，~~九~~^半醒~~来~~的膝盖打得乌青肿胀，~~如~~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有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痛~~痛的快意，死不哭，也不讨饶。可那次后，中娃对我又多~~嫌~~嫌~~恨~~恨，说我一定~~是~~五鬼投胎的胎。

然而中娃一走，我跟中娃两个人却空~~空~~变得相依为命起来。中娃一向是跟中娃睡的，中娃出走那天晚上，他新

跑到客房中，他到~~我~~^村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裡~~害怕。那晚我自己~~很~~^很疲倦~~了~~，便~~推~~^推他，~~要~~中娃即~~拍~~拍着他的背，一块~~块~~睡去。

中娃~~遇~~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中~~回个~~斗~~斗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中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大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木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围~~着~~板上，~~贴~~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东宝歌舞团~~春~~春~~风~~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长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举着一~~面~~旗~~子~~，~~大~~大声~~呼~~呼~~喊~~：~~探~~探~~探~~探~~探~~探小姐！~~招~~招~~来~~表演！

我帶着中娃買了兩張票，進了戲院，~~在~~裡面馬馬虎虎的人夫，
 差不多滿座了，~~開~~開之的。戲棚裡是水~~地~~地，
~~地~~地撒滿了葉皮、瓜子殼、香煙頭、吃水餛子。座位是
 一條條只有靠背的長板凳，~~在~~在得密密之的。观众
 差不多全是男人，許多打着赤膊，汗~~流~~流得密密之的。观众
 。大多數的人都敲着木履，坐下來後，便將木履踏掉。
 一隻支脚板踏到~~木~~木履上。裡面的空氣混濁，~~暖~~暖烘烘
 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中娃擠到~~右~~右側，最
 邊头的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戲台上掛着一張破舊的茶
 巾，~~台~~台上一排反射的燈，把戲台照得通亮。戲台
 右邊坐着歌唱隊，有~~五~~五個人，都穿着他個那條紅
 色銅扣金邊的制服。在那裡大吹大打，白像萬華市場大

拍賣時洋鼓洋琴那般喧鬧，那樣熱鬧。我感覺帶着母親私
 有的那个小喇叭，就生在乐队前排，十二個座位。她
 揚着头，敲着腮幫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得~~得意似
 的。手上的喇叭以~~得~~得金光閃閃。她自有戴帽子，梳了一個
 十分標勁的飛機頭，烏黑水滑的。台上的司儀擊着麥克風
 出來報了幕，請了~~以~~以風流。台下掀起一陣口哨飛~~來~~來，
 突然間，六個舞女~~從~~從幕後跑了出來。她們都穿着短之的粉
 紅裙子，~~白~~白白的~~大~~大腿全露在外面，每個人的头上~~戴~~戴
 着一圈亮晶晶的~~金~~金鎖片子。兩隻手腕上也戴滿了閃爍的
 手釧子。她們出來後，首靠肩站成一排，等樂隊~~敲~~敲了一
 支曲子，她們傢伙都甩出一隻手來，往台下一指~~一~~一
 起起來：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的鼓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开，向前飞跃，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跳，一边唱，手钹子叮叮锵锵。台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徒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嗨！嗨！嗨！他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小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来，~~张了~~^{半天}，才看清台上左边有一个舞女，就是母親。她们六个人，都捧着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面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蛋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親已是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矮小，又那

样打扮着，看起来，竟像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舞女都矮小，踮起脚尖，总比她们还矮一些。她一歪斜着嘴，红红的嘴唇吧，露着一口白牙，做出一付笑容来。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像十分害羞吃力的模样。我告诉那个姑娘，母親也在下面跳舞，那个姑娘忙跑到椅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声：
 阿田——便站在椅子上跳了起来了。

南机场直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撒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稀鲜红的西瓜肉，来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大蒜底下晒干了，那些烂仁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股发了酸甜腻的馊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直街难待底的一个大排档，那是一幢很富民居。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抵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一座水泥石房屋，精壁坚固，牆上只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是座房子灰秃秃，急是一整块破的调堡，据说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我道到

房子裡，一道深透形的水泥楼梯，蜿蜒上升，伸到那看不见的黑暗处，裡面陰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裡潮湿的霉味。一座楼梯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裡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啼哭，可是因为黑暗，~~只听见~~只听见里影憧憧，却看不见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上去。门敲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边一张矮矮的凳上，~~她~~她低着头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带有麻纱的麻领洋衫，她颈子上的一块肉，~~像~~像鸡皮似的，~~鼓~~鼓起来了，下来，她胳膊挂着一个小纸袋，前额上的毛髮却掉光了，一大片那红的乾皮斑，像剥了眉毛上，~~像~~像她前额上的头发能抽掉了一般，露出鲜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黃麗霞在麼？」我卸掉了墨鏡，~~問~~她道。
 「想？甚麼人？」老太婆睜大眼睛，~~問~~道。
 「黃麗霞，阿師。」
 老太婆也不答話，~~等~~了一清喉嚨，叭一下~~地~~^往上吐了
 一口痰，~~朝~~我狠狠打量了一下，才用手往裡面一間房
 間指了兩下。我走進去，穿過一道磚砌的待室，待室~~底~~那
 面房，房門垂著一張黃黃的布~~簾~~。我帶開~~簾~~子，房中
 動靜，甚麼也看不見，只有隨著簾縫射進去一道昏慘慘的
 日光。我摸索著走進了房中，裡面又~~悶~~又熱，迎面撲來
 一連腥膻的臭氣，~~好像~~是~~我~~身上發出腐爛的穢氣一
 股。
 阿母——我情急叫了一聲。

招呼

我幼之~~時~~刻，等到眼睛漸之習慣了房中的幽暗後，才模
 糊看到房中有張掛著一頂方格的牀，牀上隆起的像躺著一
 個人。我走了過去，站在牀~~前~~，又叫道：
 「阿母，是我，阿青。」
 「阿青麼？」
 那是母親的吉音，夫~~知~~顛抖，從黑暗中，~~迷~~迷的傳了
 過來。一陣窸窣摸索的吉音，~~响~~的一下，牀頭一盞~~昏~~黃的
 燈打亮了。母親何~~像~~躺著臥在床上，身上裹著一件~~黑~~色的俄
 線外套，下半身也裹著一條花布套棉被。她~~頭~~的~~髮~~入
 了枕頭裡，枕頭邊~~堆~~著~~一~~層~~之~~一盞粗黃的衛生紙，~~因~~牀
 上~~罩~~著的那頂方格，~~這~~思~~這~~黑~~的~~，~~好~~像是用~~白~~的抹布擦
 漆起來的一般，~~綴~~滿~~了~~一塊~~之~~的~~神~~氣。我走到她牀頭邊，

幸福牌

她掉过脸来，我猛吃一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脸的娃娃脸，两颊的白肉都给挖掉了一样，深的陷了进去，颧骨嶙峋的耸了起来。她的两个大眼睛整个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洞，眼珠子乌青，像两块大瘀伤。脸^皮黄，两边太阳穴凹了，两片指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眼睫毛，一簇一簇的乱疙瘩。她的两只手紫的抓抓，~~像~~像一对蹲起的鸡爪子，她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压叠压的心窝被窝裹埋在牀上，~~像~~骤然看去，像是一个蜷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鸡爪般的手爪子，一把捞住了我的手腕，光起她凄厉的叫声，急促的叫道：

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把你阿母抱起来，牀前有了痰盂，你看息吗？

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牀上抱起来，她的身体乾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隻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的蒜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裡已装满了半盆黄濁的尿液，我進來時聞到那股奇臭的腥~~和~~，就是那裡發出來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忽又艾艾的說道：

刚才我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母子在裝聾呢！他們看見你阿母病得動不得了，便都來欺負我。她敢站在我房門口，对她兒子說：「那个查某不用管，這醫生她做甚麼？」——母亲哇哇的冷笑了兩聲，~~我~~偏~~你~~你阿母又死不去，天天在這裡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幾張粗黃的衛生紙揩乾淨。我把她

從炕上抱起來，放回牀上。

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蓋好，母親顫抖着責備道：我趕忙指窗裏到她自己身上。她這間房間的窗戶都緊閉了，起來，而且還蒙上了厚簾子，我的背上一直在淌汗。

你知道麼？阿青，他們都在等我死呢！母親壓低聲音，她伸出她那瘦得只剩下把筋骨烏黑的手來給我，她的無名指上戴着一枚磨得發了紅的金戒子。他們等我一死，就要來罷死這套戒子。別做他娘的春夢啦！我無到肚子裡去，又不合給那兩個天壽的！可是阿青，你因為窮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沒有錢買——因為我越看，她那双怨毒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與她笑

道：

「媽媽，你這一身穿得盡標緻嘛，你這財了麼，阿青？乖仔，給莫錢給你哥由買東西吃好麼？我餓了一天了，他們回拿來的東西，是喂豬的糠，那種人吃的？」

我掏出昨天剩下的兩百塊錢，給母親，母親那手攥得像鴉爪的手，捏住那張鈔票，直打顫。她那張笑得醜怪破爛的臉都從兩旁，笑得像个小女孩的一般。她急忙把那張鈔票塞到枕頭底下，生怕別人看見，今晚走一般。她把錢藏好，拍去枕頭，躺下去，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醫生說，五趾別骨頭壞了，要鋸掉——母親用手在她下骨則了一下，兩條腿都要鋸掉，一條腿要七千塊錢。」

幸福牌

呢！莫说头没钱，有钱我也不雇！医生道，~~者~~已经放开了，一攻心就要死了。~~者~~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来~~做什么？——母女双双~~的~~摸子~~起~~自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的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帮我阿母做这一件事如么？

好的，我答应。

你阿母是活不长了的，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炷香，那个庙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的许多许多罪孽，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底下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换成灰都堆不整，死！你阿母是不怕的

就是怕下面那罪受不了——

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里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口~~凹下去的面颊上。她将鉢盂头那盏粗黄的卫生纸擦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又擦了一擦~~鼻涕~~才又倒卧到牀上去了。隔了半晌，她~~口~~长长的呼了~~口~~气，~~口~~道：

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只是——
 她皱起眉头，~~口~~道。她~~口~~道：

不知道，我探了探头，死有三个多月没看见他了——

——阿母，我也離開家了。
 「是麼？是麼？」母親奮力起來，瞪着她那及下陷的灼灼的
 眼睛。隨即她伸出手來，拍了一拍我的手臂，笑着頭，嘆
 道：

「你也跑出來了，阿青。」
 「是阿爸趕我出來的。」我說道。

「哦，是麼？」

母親喃喃道，她的大眼睛閃閃的注視着我，手摀在
 了我的手臂上。一刹那，我感到我與母親在某一方面畢竟
 還是十分相像的。母親一輩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尋，最
 後癱瘓在這張堆塞滿了茵茵汗臭的棉綢被的牀上，罩在如
 惡鬼的帳子裡，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我畢竟也是她

這具滿載着罪孽，染上了惡疾的骨肉的骨肉，我也步上了
 她的後塵，開始在逃亡、流浪、追尋了。那一刻，我
 竟感到跟母親十分熟識起來。

阿母——我懷着我那憔悴的臉龐，
 在等死。我畢竟也是她

那麼，只剩下~~你~~一個人跟着你阿爸了，母親的顫
 的言語，變得酸楚起來。

阿母——我這得我的燈台的像，
 出去書來了。

阿青，
 你這得我的燈台的像，
 出去書來了。

阿母，中娃死了，我終於大聲哭了出來，好像胸中一塊搬血，一下子吐了出來似的。母親呆坐的聽着，似乎沒有听懂我的話，中娃死了三個月了，阿母——

我坐到母親身邊，~~我~~緊攥住她那瘦小的手爪，我們手心裏沁出汗，我的牙齒打着戰，我俯下身去，向母親急切傾訴起來。我告訴她：中娃是生肺癆死的。長春陸康福醫院的吳醫生說他是重感冒，只給他打了一針退燒針。中三天，中娃便昏迷了。他~~我~~咳嗽，全身燒得滾燙。我們送他到台下醫院急救。他們給他上了氧氣，中娃直着~~胸~~噁了一夜，天亮時，才斷的氣。斷氣的時候，是我抱住他的。醫院裡的人，要把中娃抬走。我用腳猛踹他們，不讓他們碰~~他~~。後來阿母得到報聞，醫院裡的人

人，用一塊白布把中娃蓋了起來，抬走了。母親靜坐的吐着，沒有作聲，我讀完後，我們對坐的相對了有一會兒。奧地爾，母親奮力掙脫了我的手，僵直直的便從床上坐了起來，她一隻手顫抖的指着我，厲聲喝道：

「你們把我的白白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來。

「肺癆？甚麼肺癆？我不懂！你們把我的白白害死了！」

——母親那雙深陷的眼睛閃閃的像要跳出來了似的，削瘦的臉，扭曲起來，又憔悴，又像要哭，我知道，一定是你，

你這歹惡良心的！你把我的白白害死了，還跑來哄我，共

計不許甚麼肺癆死的。是你把我的白白害死的。我要你

賠命——

母亲那双如瓜似的手握~~着~~着拳头，捶起林来，一洒放声
 悲嚎，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
 磕磕碰碰跑了进来，双手乱乱样，嚷道：
 撞了！撞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
 幽暗迴旋的水泥楼梯，奔了下去，母亲那老厚的怪嚎，一
 言方从楼上追逐下来。我跑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不停的
 奔跑着。外面烈日，白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在
 汗流夹上水泻一般，流了下来。我跑了一阵路，才停下
 来，喘~~着~~着气，回头望去，那座碉堡似的水泥楼房，灰
 秃秃的矗立在烈日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
 像~~像~~像一座大监狱似的。

七

西門町的野人咖啡屋又是我們的連絡站之一，有時候小玉、老鼠、吳敏、我們几个人要互通消息，便到野人去留一張字條：『吳敏新南陽門口』。九時半中華商場二樓吳敏手。下午四點鐘，台北已經給八月的太陽烤得奄奄一息了，我鑽進野人的地下室裡，每張桌。早生端了人，三三兩兩，全是青少年的頭顱。他們身上穿著大仁大義，聚在一堆，併成了一堆堆的向日葵。裡面打走皆騰，亂自的冷氣煙霧，在浮現着，冷氣裡充滿了辛辣的煙味。那架大唱機正在旋轉着火爆的搖滾樂。披頭四面放肆

的在呢：

ㄍㄨ ——— ㄍㄨ ——— ㄍㄨ ———
 ㄍㄨ ——— ㄍㄨ ——— ㄍㄨ ———

我觀了半天，甚麼只有靠冷氣的那一角，有一張椅子，~~是~~是個人坐著的，衣衣過去，問道：

這裡有人坐~~嗎~~？桌上擺着什麼盛冷飲的空杯。

他抬起頭，搖了一下。我摘下黑鏡，在他對面坐下了下

來，他指著兩隻空杯說：

他們剛走。

他是一個約莫十四五歲的男孩，穿著一件洗得發白了白

的童軍制服，上衣拉到褲子外面，也沒有扣好，小腹露了

出來。制服的兩條肩帶，一條紐子掉了，翻了起來。他的

背靠著冷氣机，~~他~~他腿跨到一張椅上，脚上一双涼鞋，大拍

抽~~露~~露在外面，一翹一翹的动着，他面前的冷飲机~~空~~空掉
了，裡面~~的~~即根麦管也~~被~~咬折了，他手裡夾着根香烟，看
夏先生下，提忙塞到嘴裡猛抽兩下，可是他夾烟的姿勢力一
看就~~是~~知道是个刚学抽烟的嫩脚色。

刚才~~两个~~两个傢伙，昨天夜裡做了一架老美的汽车，他告
訴我，很~~很~~興奮的樣子。

甚麼~~牌子~~牌子的~~車~~？

賓士！

噲噲，高級車嘛。

他們用去雙錢，開到仁愛路四段，一撞便撞到他~~的~~車
上~~的~~。兩個小孩子爬出車來，鬼一樣的看牌了，他們說
，那架嶄新的賓士，撞得像隻擱~~了~~帶的癩蝦蟆！

他~~這~~着，~~用~~心的笑了起来。我想到那部美國傳的汽車
撞成癩蝦蟆的模樣，又禁不住笑了。他咯咯的笑个不停，
那張晒得鮮紅的圓臉上，咧着兩顆又白又大的門牙。他
的頭髮大概暑假留起來的，只有寸把長，鬢~~之~~的在額
上。我~~看~~見他到~~服~~服在胸上佩着恆毅中學五九三的學號。

那兩個小孩子是西門町~~且~~中幫的。

你也是他們一夥的~~麼~~？

才不是！他帶~~比~~一撮，十分不屑，足力幫那~~些~~傢伙最

巧了。

我~~拿~~了一杯蕃茄果汁，用麥管吸了兩口。我~~陪~~過他在

乾~~眼~~着~~我~~，~~拼~~拼命~~吸~~吸烟，~~我~~便~~對~~他說。

分一半給你。

他起是有笑不~~的~~白意思，遲疑了片刻，終於訕之的笑着，端着酒杯~~推~~了過來，我倒了一半薑石榴汁給他。

我~~的~~了一杯鳳梨汁，一杯芒果汁，就這及喝薑石榴汁。我~~在~~這裡泡了一個下午，四個多鐘頭，錢也喝光了。本來我~~還~~打算去看電影的，他吃着薑石榴汁什麼道。

你~~一~~個人~~在~~這~~個~~裡窮泡幹甚麼？
到那裡去呀？外頭熱得~~昏~~！他~~作~~了一下歪頭。
去游泳呀！

昨天我才去東門游泳池，擠得像沙甸魚，水是臭的！本來我打算留在家裡看武俠小說，喂，你也練武功~~嗎~~？
我的段數才高哩！我在小學就看射鵰英雄傳了！

哈、哈、我也剛看完射鵰的，他~~拍~~起~~手~~抖道：我在

恆毅住宿，昨天晚上被窩裡用手電筒照著看，白過癮！

有一天，給吳大德頭捉到了，把他的~~射鵰~~全~~部~~沒收了。
吳大德~~是~~我們的念~~頭~~，有兩百磅，一溜煙，就~~氣~~喘，
指著我~~罵~~道：~~你~~這~~個~~小鬼，頂~~分~~守規矩~~的~~！

你是上海癩~~子~~？
他又~~咯~~咯的~~笑~~个不停。

可是！可是！他~~猛~~搖頭，打着上海腔，我後媽是上海女人，她一天到晚~~拍~~我的~~額~~頭~~罵~~：小赤佬！小赤佬！她~~說~~是恆毅自~~殺~~，她~~拍~~我送到阿~~里~~山上~~面~~即向中~~學~~去。

你~~在~~過上海女人嘴~~人~~麼？她們的~~舌~~音~~像~~到玻璃杯~~底~~去！我後媽一~~喊~~，我老~~急~~便~~搗~~起~~耳~~朵~~前~~溜。他~~從~~前~~還~~是飛行員哩，就是~~射~~靶也沒有我~~後~~媽的~~準~~！

幸福牌

「你爸爸是前開甚麼飛機？」
轟炸機，四一〇〇，重機——他用手做了一个飛機俯冲的姿勢，他現在在家裡養鳥。

甚麼？唱機裡正在放一支湯姆琳斯的歌，聲音奇大，我听不懂。

他養媽！他大声叫道，「我們家有五百隻未亨雞。」
我穿到屋裏，起來，我以為沒有比開轟炸機的駕駛員養未亨雞更滑稽的事了。

我們家是拱拱的，雞屎臭！我吞吞吞吞天天在雞棚裡搗雞蛋，我以後媽在屋裡搗麻桿。從早上捱到半夜，從半夜捱到天亮。你猜我後媽為甚麼不喜歡我呆在家裡？
你跳皮搗蛋。

「勿是！勿是！」他又點着燈頭，我在家，她就輸錢。因為我愛看武俠小說，看到她看輸了。她這可是個倒雷鬼。

倒雷鬼，你叫甚麼名字？
趙英，趙子就的趙，英雄的英。

他們都叫我阿青。
「吳鍾了，阿青，他用手撥我的手錶來看，隨著又嘆了一口氣，說道：

「他慘，才回桌半，我後媽又在打麻將，要我八吳鍾以後再回家。」

我們看電影去，我提議道。
他從口袋裡掏了半天，掏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

我出來時，帶了五十塊的，打彈子輸掉了二十，他又吐一下天頭。

我清你，我說。

真的麼？

我們去看新世界的獨臂刀。

棒極了，他叫了起來，我最愛看王明的武俠片，打得真过瘾。

快笑，我立起身，我們去趕向吳半的那一場。

我們~~幾~~野人，連跑帶跳，穿過西門町一條鬧街，趕到新世界去。獨臂刀是最後一天，又是星期日，好座位都

賣光了。我們只買到由張前座中三排的四票。坐在~~那~~椅子上，頭仰得高高的，銀幕上的人頭大得不得了，~~你~~之敘

之，血肉橫飛，那些刀刀劍劍好像要飛到我們頭上來了似的。我去買了一包五香牛肉乾，跟趙英一邊嚼，一邊看王雨琦王輝打跟斗，他的動作乾脆俐落，是真功夫，打得確實过瘾。

應該還來個結集，我們看完戲，走出戲院，趙英意犹未尽的說道。

續集還來編，我說道。

你怎麼編？

編了半部刀，把王的那一條~~手~~也砍掉。

沒有手怎麼拿刀？

傻子，不合運氣嗎？我笑道。

趙英也凶着兩顆大門牙咯咯的坐了起來。我們正穿過

班馬線，一輛計程車駛過來，倏地停下，恰好停在趙英身邊，趙英順手便在車头上打了一掌，打得車头蓬的一响，他伴起兩根指，學電影裡王有那付老態，指着計程車司機喝道：

「呸！小破在此，不得毛禮！」

我們跑過待去，只所得計程車司機在後面哇哇亂罵。六桌多針，西門町的人潮開始洶湧起來，我們穿過一些大衙小巷，總是人擠人，暖烘烘的，都是人氣。我們吃多了牛肉乾，嘴裡開油，一吐摸去口氣，只剩下二十多塊錢了，便往一家冰菓店買了兩根~~冰棒~~冰棒，一人一根，沿了武昌街，一路啃着，信步走到了西門町淡水河的堤岸上。淡水河上的夕陽，紅得像團大火球，在河面上能~~以~~的燒着

。淡水河堤五号水門這一帶，是西門町鬧區的邊緣。那些高樓大廈排到這邊，~~一條~~條地便垮塌了一大截，變成一溜破爛的平房，七零八落，好像被那些高樓大廈擠得搖之欲~~墜~~，快坍塌回裡去了似的。西門町的繁華喧囂，一到~~了~~這裡，宛如消歇，變得荒涼起來。住~~在~~這些破爛透屋的居民，大多是做木材生意的，~~兩~~堤岸邊，堆滿了長條的滾木，這些滾木都~~在~~水裡泡過，上面生了霉菌。我跟趙英起着滾木堆，爬到了堤岸上。堤上空蕩蕩的沒有人，堤下的淡水河，好像給那團火球般的夕陽燒着了似的，滾之濁滾，在逆跳着火星子。河對面的三重鎮，上空~~罩~~罩着一片黑蒙蒙的煤烟，房屋模糊，好像是一女團

稀稀的垃圾堆在河对岸^的。远处通往三重镇的中央大桥，长长的横跨在河中央，桥上车辆来去，如同一队首尾相接的黑蝶。河面上有一隻机帆，满载着煤炭，嘟嘟啾啾在打着方言，一面巨大的黑帆，正缓缓的朝着天边那团大火球撞去。

「如仁的太防！」

赵英爬上河堤叫道，朝着夕阳奔跑过去，风把他的衣角拂了起来，长长的河堤上，他那身影映着那昏大红的夕阳，伶俐的跳跃着。他跑到堤尽头，停了下来，回头向我张开双臂招呼起来，我忙跟了过去，赵英就自端息着，笑道：

「你看，有人在钓鱼。」

河堤下面不远的沙滩岸边，地上插着两根钓鱼杆，钓鱼的人不知那裡去了，钓竿上的丝拖得弯弓似的。

「这裡的鱼多得很多，我也来钓过，我没道。」

「是麽？有些甚麽鱼？」

「鲫鱼、鳊鱼、鳊鱼、通之有。」

「你钓到鱼了麽？」

「当然，钓过四五条。」

「真的麽？」

「有一次我跟几个中末，钓到两条巴掌大的^{鲫鱼}。」

「啧啧，~~真是~~很白吃！赵英笑道。」

「鲫鱼最容易钓，这裡水^深，鲫鱼多。」

「你用甚麽的^饵？」

蚯蚓，就在河边可以挖得到，这程的蚯蚓肥，有晒
头的瘦的。



捧透了！赵英拍道，他~~在~~在堤上坐了下来，那天我
们来挖蚯蚓，钓鱼如磨。

好的，我应道，我也坐了下来，我感到裤^{后面}口袋有根
硬东西梗在那里，我伸手去掏，是那骨口琴。

甚麽牌子的？赵英瞅见我手上的口琴，问道。

蝴蝶牌。我将口琴递给他看。

是名牌嘛，赵英接过口琴，端详了片刻。

你也会吹口琴麽？我问道。

当然，赵英昂起头，得意洋洋的，我是我们的^{乐社}乐社的
社员。

青年节我代表我们的乐社去比赛，还得过一二名哩。

那麽你吹之着，我应道。

你要听甚麽？

你最近写了甚麽歌？

有一首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 你真好

嘿，你还会弹歌呢。

You Are My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You make me joy

赵英吹着歌，唱了两句。

是我们学校在美国神父教我们的。
赵英捧起口琴，试了兩下，便吹奏起来了，他吹得十分熟练滑溜，声音的拍子也吹得很准。

「硬是要得嘛，」赵英奏毕，又说道。

「这管口琴声音简直棒极了，」赵英赞叹地说道，「从前我有一管国志牌的，也很棒。可是放在宿舍里，不知你那个小子偷掉了，」他气得脸红！「干脆不下饭去。我要去买一管新的，你猜我妈妈说甚麽？丢了正好，有了那个东西，你也不慌！你没气不气人？」

赵英手裡颠来倒去玩弄着那管口琴，捧到嘴边去吹一下，又用衣角去揩拭一下。

「这管口琴送给你，」我说道。

真的，赵英抬起头来，眼睛瞪得老大，不敢相信的赞道。

你再吹一支歌来听，这管口琴就真的送给你。

「没问题，你还要听甚麽？」

「踏雪寻梅你会吹麽？」

「当然！」

赵英赶快又捞起衣角来把口琴用力擦了一下，试吹了兩下，奏起一支踏雪寻梅来。他盘坐在地上，歪着头，捧着一口琴，花嘴边来回灵活的滑动着，双手一张一合。夕阳罩在他的身上，把他那张圆脸的照得又红又亮，他手上的口琴，闪着金红的光辉。一阵傍晚的暖风，从洗手池河面拂了上来，将嘹亮的口琴声，拂得悠悠扬起。踏雪

尋梅，我跟中娃在學校裡都學過的，是吳暖玉老師教的，
 中娃的聲音很好，最愛唱歌，沒學的時候，也一個人自得
 其樂唱個不停，大概是母親那兒傳過來的。吳暖玉很喜
 歡中娃，說他有音樂天才，把他推荐给靈^姐的唱詩班
 去唱詩。~~他~~中娃穿着白袍子，唱起詩來帶點張得
 圖之的，很滑稽的模樣。初中畢業後，~~他~~吳暖玉讓
 中娃上台去唱踏雪尋梅，她伴奏。中娃穿着一身由童軍劇
 服，~~圍~~圍了一條白領巾，一張~~雪白~~雪白的娃娃臉興奮得通紅
 。他太緊張了，舌音都有些顫抖，唱定下來，一直追着
 我問：阿青，我唱得怎麼樣？並不怎麼樣，我說。中娃急
 得一头的汗：吳姐你說這~~不~~錯嘛。你窮緊張，脖子都抖了
 。愛、愛，中娃急得直頓足。不錯！不錯！唱得很有感情

像歌王卡羅素！我拍着中娃的肩膀笑道。真的嗎？中
 娃自在我身後追問道。真的麼，阿青。你慢着急，中
 娃，我沒。中娃，別來替你想辦法。阿青，我不要去哈大
 同工廠，中娃坐在河堤上，手裡握~~着~~着那管口琴，我愛~~着~~
 哈國立藝術專。不要緊，中娃，慢之想辦法。可是阿爸這學
 音樂沒有用~~的~~，中娃低着頭，拱着肩，手裡緊之握着
 那管口琴。~~我~~你想辦法，我說，中娃，再等兩年，等我做了事，我來供
 你唸書。可是阿爸這學音樂學飯，中娃的头垂得低之
 的。夕陽照在他手裡那管口琴上，~~他~~着~~他~~。
 中娃，莫着急，我說。阿爸這哈大同出來，馬上可以到工
 廠去做事。再等兩年，中娃。我不要到工廠去，中娃的聲

青顛抖抖的。等我做了事，我來找你。我要去發誓書。
 等兩年，中娃。中娃手裡那管口琴跳躍着大星子。中娃。
 中娃的頭背給~~了~~夕陽照得透紅。中娃，莫着急。中娃。
 中娃。中娃——

他驚叫道，~~他~~ ^他 ~~手~~ ^手 ~~拚~~ ^拚 ~~命~~ ^命 掙扎。我的双手從他背後圍到
 他前面，緊合的壓住了他的身体。我的面頰 ~~抵住他~~ ^{抵住他}
 的頸背。我的双臂使尽了力氣，~~撞得~~ ^{撞得} ~~他~~ ^他 ~~都~~ ^都 ~~發~~ ^發 ~~疼~~ ^疼了。
 他的一隻手肘猛撞到我的背上，一陣劇痛，我鬆開了手
 。他跳開了，斬過身，一臉驚惶，不停地在喘氣。半晌，
 嘩的一聲，他把那管口琴擲到我的腳跟前，抖着声音，逆着

你这个人，真無聊——

火紅的夕陽，照得我的眼睛都張不開了，我感到全身
 的血液低地都沖進了腦門裡一般，去脹得直疼。太陽的光
 跳起來，早學一直响着。在夕陽影裡，我看見那英的
 身子急切的跳躍着。轉瞬間，變成了一個小星矣，消~~失~~ ^失
 在河堤的那一端。堤上空蕩蕩的，那管口琴，躺在~~地~~ ^地上
 ，獨自向着紅走。我俯下身去，將口琴拾了起來，迎着
 堤岸，朝中與下橋那邊走去。橋上的螢光灯已亮起來，西
 邊一抹白虹，遠處跨在崖水河上。我猛回過頭去，看見西
 門河那邊上空，霓虹灯個已經張了起來，白像一座高塔聳入
 雲的彩色森林一般。

W

76
No.

裡面的電燈熄了，只有靠鐵路那一邊那扇窗戶透進來一片中華商場那巡商店霓虹灯的招牌。在黑暗中，我又看到那对眼睛，夜猫般的瞳孔，盯着我，在反射着渴切贪婪的亮芒。他站在黑暗中，胖大臃肿的身躯，巍然屹立在那裡，急迫的等待着。我立在洗手盆前，打开自来水龙头，哗啦啦，不停的水洗手。我得谨慎，秘密行事。有一次，一个三水街的小么鬼，在这淫看错了人，让人家痛揍了一顿。在黑暗中，强烈的尿臊，一阵一阵从小便池那边涌上来，在潮湿的空气裡扩散着。自来水管

哗啦，直流了十几分钟，他才拖着蹒跚的步子，试探着，踏到我身边，停了下来，站得近近的。在黑暗中，我又听到他沉重急促的呼吸声。我扭过头来，压低着声音，说道：

五十块。

我转过身前门探，他马上跟了过来，好反手一锁上门，他那臃肿的身躯，便跪到我脚跟前。在黑暗中，我看见他叩颗秃头，~~脑袋~~得发白的头颅，狼列的抽动着，咻咻的喘息，好像一头饥饿得发狂的野狼，在虎狼的啃噬一块兽骨似的。那天晚上，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内，在幽暗中，我也看得到赵武膀那颗秃头肥大的头骨，在急切抽动着，老劲那肥厚的背项，拱得像狗熊一般。笔迹

辛東

洋溢着硫酸呛鼻的辛辣。我的身子，赤裸的躺在那张手
 术台上的实验桌上，那张长方形的实验木桌桌面给硫酸酸
 蚀得崎岖不平，我的脊背磕在凹凸的桌面上，疼得皮疼。
 桌面的两排铁架上，试管林立，硫酸的辛辣，辣得我的眼
 睛直淌眼水。那酸，我的脑子里，一直响着铁锤的声音：
 咚、咚、咚，一下又一下，一直在我头上敲打着一般
 。我看得见他们每一枚枚五寸长的大铁钉，敲进中娃那
 茂茂的棺材盖里。敲一下，我的心便紧一下。我一直
 担心，那一枚枚长长的铁钉，会刺穿那块茂茂的棺材
 盖，钉到中娃的胸膛去。前一下的下午，中娃刚之下葬，
 脚伙们把他那付棺材降落到个空洞穴里那一刻，我眼前
 一黑，便昏了过去。空隆隆——空隆隆——空隆隆——外面铁

3
 氏...
 氏...

欲得清口水
 直流。

路上的大车驶了过来，空隆隆过西门可了。车下愈来愈急迫
 ，扯开窗外，那接近，整座中华商场都震撼了起来。我
 抬起脑袋，看见红之流之的竹支，在甲那窗户外面晃动
 着。我突地起了一股奔逃的欲望，往那窗户外面飞窜出
 去。可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开，在黑暗中，我又扭开了水
 龙头，哗啦啦地，凉水冲到我那及汗流的手，一直不
 停的冲洗着，直到另一个黑影，闪了过来。

我走过中华商场二楼卖抄手的门口，猛地回身，我感
 到一阵剧烈的饥饿。我走进卖抄手店，
 一连吃了五碗红油抄手。抄手又香又辣又烫，我的舌头已
 辣得麻木了。日一口一个，我把那红油抄手团团吞下
 去。那个四川跑堂看见我吃得如此凶猛，一头流汗滚之下